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圣·张长衫的讲述

THE NARRATIVE
OF ST.ZHANG
CHEONGSAM

ZHANG XIU





陀佛你关着眼睛望着远处连绵山丘上的连绵山顶乌青发亮在更亮但整体暗淡的天空以下你可以看见一个你这样的什么物体缓步行驶在机耕路上从高处如同大老鹰那样俯视着你的移动路线以至于你可感到你已无处不在完全融入附近的自然中而不会有任何察觉这是因为俗话说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又说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是罢因为没有光也就看不清路道路也就是说光就是道路就是道理是真理就是生命是主以及自然大自然阿门菩萨诸如此类因为自然就是这样的在忽明忽暗中你已经毫无知觉大面积扩散而不知道更无从知道要去哪儿又是哪儿呢到处都是没有群众干扰的自然环境它宽大又粗糙如同一只漏斗因

为玄谈庙里的菩萨说日期临近了妈的，娘希匹，它们懂什么卵蛋这些封建残余一顶点也没有悔悟过后悔过还是说什么有过像样的顿悟统统要打到毁掉丢到江里湖里水库里全部消失个干净阿弥陀佛关帝爷保佑因为这毕竟像是你会没完没了乌无着落絮叨的话没有南无也不是阿弥陀什么佛你一边移动另一边缓缓望着山顶感到沉重但你无法睡去还不够疲倦和累你无从知道不知道如何制造出风在仿佛来世的路上，穿着鞋子你从不会错过什么。还不够累。疲倦劳困摇摇晃晃走在道路上你的仙鹤呢，手上抓着那根把控方向的乌毛你就举世无双了并且剩余。而不是为了保持个性的完整。仿佛只是为了接引一场雪的到达你通夜散着步，稍后，你爬上一株枝条已垂落到水里的倒拖杨柳树。

现在，我们在哪里开始？是倒着讲述，还是随便。无论如何，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我们会很快结束。或者已经结束。谁知道呢，这种事情原本就没有什么规矩，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讲也行。不讲，那就在心里头在脑壳里默默念叨，亦无不可。讲话实在累人。那就不讲了，我们现在就结束。起身，抖抖衣服上的老灰，离开椅子（顺便掐灭烟头，饮口水），干脆躺去床上睡个回笼觉。这是个好办法，我们都很忙。又忙又睡不着觉。我们，理论上，

我们总是不睡觉。无论白天夜晚，总在到处晃荡，或长久坐着不动。其状动如脱兔，忽又静如菩萨，我们始终劳逸结合。就像一支神经分裂的龙，我们兴奋、躁动、偶尔连续忧郁那么几天光景，总之原则上我们不睡觉。即使有时觉得好玩，想睡，我们无非也总是无法睡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是病吗？不知道——这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方面，我们的情况是相似的：我们，这个待会儿再说。我们讨厌药、鸬鹚、书本，还有这些那些群众什么的。诸如此类，喜好都是天生的。可真要说起讨厌，我们主要还是讨厌游戏与自己。它们一个规矩太多，另一个又太没规矩，乱套。我们不做游戏，也不玩。尤其与自己玩游戏，棍子玩屁股，那一定比讲话还要累。讲话与睡觉。是这样的，这些与睡觉都无关。不管在温暖的冬季被窝，还是软绵绵、光线泛滥的夏天午后时光，我们原则上和理论上都不想睡觉。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理论基础薄弱，也没啥做事原则，我们只是开始。从各种地方，以任意方式开始，我们通常极不稳定。以及确定。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没有睡眠。这显然不对头且没什么好处不是吗。所以，我们恐怕还是得讲点什么。它是唯一可以让我们睡去，到达安眠之地的方法。那里环境舒适，很美，一定不会有噪音，少不了也会

有一间院子洁净的寺庙，一头老鹅孵在院子中央的那株古松树杈上，鹅头深插在翅膀下，它睡着了。这样，自然而然地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开始。一点小小的心得。现在，我们可以提起兴致，试着讲述：一、我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二、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因为真要讲起来，三、我们毕竟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且只是现在。且我们也是现成的，这个无须捏造。且根据上下文关系，我们总归是在一个地方而不可能不在任何位置上。比方说此地，那里或哪里。无论此地，那里，还是哪里，我们统一，张开着嘴巴，跟婴儿似的用它来接雨水，喝风抑或无非只是张开着，等着某只好奇心发作的虫子飞进黑乎乎的洞里，深入喉管、食道、胃、肠子等等，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些。或者也许会忘，不知道。我们一旦开始讲述，可能就会什么都不记得。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无法保证会忘记什么。这个用不着发誓。我们没鸟的关系不是吗，从恐龙时代起，到出现农耕文明到捣鼓出蒸汽机，以及现在，我们只是张着嘴巴，走来走去，因完整而孤独。也就是说，我们代词，但并不会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在同一地方，过上一会儿，它又会有稍稍的偏差。无非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怎么关心所处的地理位置、时代还是它的历史

风貌。我们的讲述只针对我们。而我们又是谁，什么又是我们，这些事情似乎又是无从说起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不妨也是一种酵母。我们现在，并且酵母。这很容易理解，在语法层面上。这里不存在什么个人趣味。我们虽然讨厌书本、药品，喜鹊，矢量还是动来动去忙得要命的群众什么的，我们基本上还是遵循通用的语法规则。这是讲述的前提，我们是自然派，远离一切不必要的香火主义。我们简洁。同时，我们也信仰莫须有。道理无非都是相通的，我们已经说了不少。要是和尚的话，大概够他念一上午的经了。只要他重复并且反复。和尚包括道士们是这样的，他们不事生产，整天只知道念经，反复睡觉再念经，简直南无阿弥陀佛。包括女尼姑、状元什么的也算。那个贺知章，不也是吗，她们统统属于奇葩物种，静静地，毫无反噬。他们不值得去分析，视科学规律为无物，我们还是少提为妙。其实，他们是一种以小博大的香火主义，从不遵循能量守恒。随便他们，说起来，他们沉溺于过去，也只是为了忘掉自己。这又是何苦呢。不提他们也罢。我们虽然无从说起，但我们不是，并且也要远离他们。我们的讲述最好只在我们的位置上展开，无论此地，那里还是在哪儿，我们永远不会与这些泛群众纠缠在一起，即便广义上，我们与他们实在也

没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同于他们，我们并没有自己这种东西。不是天然没有，无非是忘了。这又从哪里说起呢。当我们开始实际讲述，最好还是确定一下，理理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什么不是我们，需要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在数量上无非是复数。其次，没啥可说的。我们与其是什么，还不如不是什么，我们什么也不是。其次，要命的是，我们穿鞋，但通常不睡觉。我们无法睡去，这让我们始终处于一种运动中。无论主动亦或被动，还是宁静，我们包括但不限于脑汁水总是在波浪似的翻滚，涌动，或至少微澜。这就是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不知道开始是在什么时候，但已经结束。无论在此地，哪里，那里还是此刻，也即现在，我们穿着鞋子，张合着嘴巴却不发出声音。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它不是开始，又不像结束。感觉上（世道正在爆炸），我们并不需要感觉，包括这种类初始态。我们循环，内置，但感觉又是一种什么东西？理想情况下，我们只讲述事实，而不是什么鸟的感觉。无非也就是说，我是说，我们最好不可被感觉。就像一粒鸟屎那样，没有谁专门针对它去感觉。它是感觉不到的。即便感知到它的温度，湿度，硬度，色泽光芒与其它，它还有另外一百万种以上的属性。我们只能感到一种大概。大概就是这样

的，它是一粒鸟屎，来自白头鹎或一头普通麻雀。顶多也就这样。我们被大致上感觉到也就行了，这事不重要。只要有感觉，我们便随时可以开始。没有，我们无非也穿着鞋子，没有什么损失，没有比这个貌似客观的事实更重要，我们总在不停且随时开始，因为我们是穿着鞋子的。这足以区别所有其它的物种与事物包括双脚鸵鸟、四条腿兔子、云以及乌云以及其它外星异形等。云，这个我们也许会特地提到，看在什么地方罢，不是在那里反正也会在哪里，反正不是现在。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讲一遍，讲不完。何况我们确实也想不起要讲什么，忘了。我们严重缺乏睡眠，记性差，忘性又来得大。我们总是恍恍惚惚，空牢牢的，仿佛只有现在。但它的好处是，一旦我们开始讲述，现在就开始讲述，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就已经在那里了：无论下雨还是打雷，在一个山顶、一座空庙，还是在水边，还是在具体某一个哪里。让我想想（看着一上一下的肚子）。我这样想，现在，不是我。我大概是不在那里的，没法在。哪里？那里！妈的，一个明亮的山顶，还是溪流岸边，还是在—根清洁的寺庙门槛上（就因为我对这非常有经验？）不，我不在那里，我必须诚实。无论对我还是我们。这没什么坏处。一旦开始讲述。我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不在那里，很遗憾，我

们也就不再是我们。我们分离出一种距离。即我，抛开我，剩下都是你的。这便是我的想法，我必须诚实且劳苦愁烦。一旦我不在那里还是随便一个哪里，我们便有所区别，即便现在。即便它困难：你并不存在。这是否说明从现在起，我们可以开始安心讲述了？不知道。这取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它是否天真，密集，抑或某个更准确的词我不知道。我们通常没有关系。没鸟的关系，我们相互又不认识。这个无须强调。它本来就是原则，即便我们当然都穿着鞋子。

我们还没开始。从来没有。我们当然也不结束。它已经结束。这些都不是问题，大可忽略。从现在开始，直到我们在那里也只能在那里结束或只是开始我们总归无法分清，它归根到底是数学问题。或偏逻辑问题，或物理、伦理学问题。反正不会是法律问题。统统是它们的问题，是佛陀初出茅庐前需要考察的问题与疑惑，而不是我们。我们（包括讲述方式）是没问题的。脑壳神经封闭，膨胀，我们毛细血管基本通畅。我们的问题无非还在天上，还没掉落呢。我们一不是雨，二不是雨点。雨在下，此地，现在（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吗？它那么旧）。这雨看上去听着仿佛都没问题，是润物细无声的好雨。他正趴在窗边，写作。要说有，我们最大的问题或分歧，是我们的模型没法缩小。同

时又不愿去过分放大。这是他的问题,等于没有,无。问题是我们能返回吗?也是不能的,一旦开始讲述我们便忘了返回(回去哪儿?)的道路。我们只有流淌而我的想法是,即使我们就这样顺流而下,遇见一些老鼠,米老鼠,偶尔遇见个把穷人也无妨。还是一根竖在平原上用完了还硬挺着的豪华大鸡巴,就这样一去不返同时不鸟鸟之,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也会成为道路。而我实在是不该在那里的,毕竟那是你还是你们的事情,我琢磨着。你实在太空泛,无效与没有目的。与打哪指哪,过分杂碎且你是实际来过世上的(在一九八六年)。这不会有错,我从来都记得。而我只是尽量做到诚实,我的脑子是敞开着。我有责任分清楚,把我和你,还有谁?从我们中分离出来。这需要花上一点儿工夫,但值得。你值得被讲述。要是愿意,你大可以自己讲述。可以吗,现在。你不能。你无法讲述的原因无非是你即便实际来过世上走上那么一趟但你不存在。不是你虚空,这算什么,又有什么不是呢,不是你穿着鞋子你就已经在那里。也不是因为你更偏向于一个假设,不是,你是发生过的,并且也是在那里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可以向你保证你可知道?但你仍无法亲自讲述。就因为你是一个就连语句都讲不通顺的无产者,没法选择开始,也不

知道如何结束，顶多顶多，你只是一种被讲述的方式。在这点上，即算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我们仍是不同的。简而言之，虽然困难，但原则上，我是说，我不在那里。并不是因为危险。是一旦我在那里，我也就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们的讲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说，我们之间最好没有过去，往后与此刻现在。没有两毛钱的鸟关系，无非是你单独在那里杵着，还是躺着，是你。而无论你是谁？

是一个什么人。又或者曾是谁？眼睛、眉毛、鼻头、嘴巴（你张开着嘴巴），是否都在，视力是否正常。现在呢？除了你是穿鞋子的，我们最好先忘掉这一切，在讲述开始以前我们重新清空。这算什么隐喻，我们又不是容器。我们不会记得些什么，这些那些，它们都在，在那里（那里！）。我们在讲述，但我们统统不知道，它们无法关联，呈块状。絮状也罢，它们像云，棉花，或浆糊之类。它们非线性。它们最好像云。因为云洁净。云是先进的。作为记忆，它们与我们始终无关，直到结束：云，我们会知道。是的，保持住这种状态我们便无所不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诸如此类成语都非常适合。只要你知道你是谁，是什么，你就万事大吉了。可是你不知道，没有那种知识。你忘了。如同菩萨那样忘了个干净，你痴迷于那

种空心泥塑菩萨。也不是，你从表面上看你只是热爱念经。你是热烈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同理，我们也是。我们不是主语。我们从不主动发起动作，我们，就现在，我们最好取一个题目？在一切开始前，在讲述迟早总会开始就像结束总是不鸟鸟之以前。哪怕一个讲述代号也行的。是吗，我们哪里需要这种劳什子，累赘，甚至莫须有。因为，综合来说，我们似乎已经说清楚了，既我们不知开始，也不知有结束。恍恍惚惚的，不知魏晋。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这样的，无非因为我们已经是这样，牢固并且均匀（它意味着光滑度），对于我们，一切均须从长计议。长且漫长，我们无非没有也不是在尽头。一般来说，我们的宏观尺寸往往要大过宇宙本身，尽管我们也是宇宙中细小的微末，一点局部，但我们是那种好的光线，一旦发射便不会有结束。顶多只是消失不见，我们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我们必须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最大，恍兮忽兮，大到我们望着它时总有些茫然，不知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这都是些题外空话，尽量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有时确乎还是得搞一个题目，哪怕一点儿规定，免得实在跑太偏。这方面，我们因为实在是因缺乏睡眠而疲劳而显得尤其擅长。因为我们没有睡眠，所以筋骨劳累需要不停说话。因为总

在说个不停，我们也就没法睡去。因为没法睡去，身体空乏，我们又在反复说话。而说话又是为了睡去：这也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与我们说话，没有其它听众，没有对象。这也是我们说话的方式：仿佛在讲述什么，却又没什么在讲述，我们只是在睡去。良好的睡眠就是一切，就是对一切进行自动恢复。我们没有，所以一边说话，另一边也在睡去，我们始终有一个良好的坏循环。也就是说，我们自始至终（从哪儿到哪儿）没有在讲述但确实已经讲得够多了。关于我们，或我与你，还是说存在别的谁？我不知道。我们总要有个脱先，不能这么一直穷尽耗下去。别说是你，我实在太累。我能陪伴你的时间大概也就这么些，我总是要去睡觉的。无论那是在一个什么时候，也许我随时可以睡去，只要真的去睡，试着去睡。或许就是现在，躺去软乎乎的床上睡觉。我不想再讲话了。我们是我与你的一个集合，不是拖拉机。剩下的都是你的事，现在，我要跟你道别。我不管我们是已经开始了，还是从来就没开始。还是还没开始，仿佛就已经在结束。好在这些都不重要，无非不是重点。对了，我还是想起来了，你是听不见的，我不应该向你追问。原则上，我们中至少有一个在那里，那里是一个我们开始的地方，值得在那里开始。那是你，而

不应该是我。我是不在那里的，不愿意。我要去睡觉。那里，你可知道，那里便是哪里。这便是答案。一切问题的答案，我向你保证！一切从答案开始，先确定结果再分析变量。而我是变量，其中的一种，实在不起大的作用。我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实际上，我微弱。而是你，当你在那里开始讲述，你就会知道。尽管我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未来会怎么发生以及有未来吗。还是一切无非只是现在。现在，把一只手臂举起，举着。无论你还是我，这都与讲述无关。它只是一种干扰，一个小把戏，一点儿紊乱，仅作为一次告别以示尊重。不用在意它。我们现在开始讲述。不，是你。我们有时必须讲述。不，是你必须讲述，天昏地暗地去讲述，那样有助于睡去。行罢，我们讲述。换你来讲。讲你。就讲讲你，一个人。你是一个人，可记得？

不记得也没关系。人而已。世上最不缺的就是人。女的男的，老与幼，搞政治的与耕田佬，有鞋子穿的，也总有那么几个缺腿少胳膊的，它们成千上万，上亿。跟鸟群似的，乌泱乌泱，它们有多少亿？有过多少亿？上千亿有吗，加起来有多少斤重。相互减去又剩下多少？它们一批一批的过去，无非又一批一批跟着来。它们都很忙，直立行走，相似，无非有且仅有两只脚且直立走路，我现在就可以向你解释，温

习人这个概念，它的定义。它不复杂。袋鼠也是两条腿走路，但它们不是人。也不是老鼠科属。这不是关键。但凡人，只要你看见它们，你会觉得熟悉，似曾相似。这就够了。现在，每个人，包括你，它的定义如下：在所有人中，你是其中一个。在任何每个人中，你当然也是。完了。你瞧，人一点儿也不复杂，你也是，一样清澈，无害。无非也就是说，你和我一样，大方向没鸟的区别，但凡人，饿了就要吃饭。困了就要去睡。也不是，你是不睡觉的。不管夜觉，中午觉，早觉，回笼觉你统统不睡。让我静会儿，饮口水，稍微想想。我还是这样论述罢，也就是说，关于你，一个人。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人，你，或你们，无论任何一个人，不在这里。不是我。是除我以外的第二人。无论是什么人，睡不睡觉，是哪一个，是你，还是复数你们，还是我（这类情况较为特殊）都与我这个人称无关。也就这一点儿区别。我不代入。而剩下都是你，是你的。我统统在外面。在远处，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写作。我不重要。大概如此，顶多也就这样。如此这般，你也就成了你。你一律被排除在我以外，吃饭，喝水，排泄，像一头猪一样叹气诸如此类我都管不着，也懒得管。你无非像他们说的那样你自由自在如果你知道？你听不见，无论你是

谁，你单独。无论你怎么喊，朝哪种方向，你听不见回音。你没法收拢，难以统一。这仿佛使你与一个我这样一个人又有了些许区别，即对于你，我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人，不是我。我是一种虚无缥缈，对于你。你慢慢会明白。你学习，思考，运气好的话，也许慢慢就会重新明白。现在，你完全可以这样开始讲述，当然了，你也没法退而求其次。我交代完了。简单说，无论你是谁，是不是戴着帽子，或穿着鞋子（这是肯定的）以及你是谁（不是我，这总归是你的问题），年轻还是已老弱不堪，我也许见过但还记得你吗？即使在一九八六年冬天，我见过你。那么我确乎是见过你的。即使在夏天我恍惚中看见过你，那么你又是谁呢，你一点儿也不复杂。无非无论你是谁，什么样子，你都是你自己的样子。与别的人或我无关。无论你是一个什么人，一种什么样子的人，你是听不见的，你远且你没有名称。你，无论对于我是否亲切、陌生，也许应该称呼您、尔、汝？大可不必，你不会知道。你远，而你是没有名称的。你无论曾经、现在以及往后，你是什么人中的哪一个，是那一个，你都只是一个假设。你实际存在过，但顶多也就在假设中。你被假设实际存在，无论你现在，在已经过去的过去亦或总归会来的未来，你仅作为一种假

设物存在。这没实际的好处。但也坏不到哪里，假设而已。实际是，你要不是一种假设你就没法讲述。你假设是人，一个人，而人本身是一种假设。假设人是人，那么一切似乎就正常了。照章办事就行。而你有时又无法被假设，你实际存在又怎么能假设呢。你有时只是忽明忽暗，但离假设总归还很远。假设是这样的，那么你的讲述其实老早就开始了。但现在，我们还是假设忘掉这些劳什子，因为一旦真的开始讲述，我们说，我们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且无须假设。事情就这样在起变化，而你一直分不灵清冬天与夏天的分别。你没有季节感，假设。而无论你是谁，是不是那一个（你不戴帽子，但穿着鞋子），你有时无非靠在墙边晒晒太阳或被光线照射，有时荡荡大马路。作为不起眼的普通动作，你如此假设并无不可。你是自由的，有各式各样假设的权利。而无论你是不是穿着鞋子，你总是穿着鞋子荡马路，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你假设总是穿一双绿色的破旧解放鞋。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哪一种人，三六九等，这种鞋子对于你都非常合适，无论你愿不愿意。或你有时或者说大部分时候都靠在一面墙边上晒阳光同时穿着两只鞋子。而无论它们是不是天然的一对，它们都是那种解放鞋。是吗，如果它是事实，那么无须这样去假设。假设的作用无

非是为了讲述的方便，它本身并无意义。假设世界就在那里，鞋子也在那里。那么，世界与鞋子都在那里。但有鸟的意义吗，没有，无非无。但我们知道，鞋子作为一种假设的根源来自于自然主义与非自然的冲动。当一个人穿着鞋子，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人的规矩，他的蹄也就成了脚。所以鞋子重要，无论它是不是解放鞋。那是给群众穿的鞋子，在当时当地非常普遍。无非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不是群众，抑或已经从群众中脱离，你都有权利穿那样的鞋子，你也有两条腿，两只脚掌！尽管它们可能不是一对的，大小与新旧都不统一。你是一个有鞋子的人。这是最起码的权利，无论你是谁的人，有没有名称，人而已。当然，是人在假设另一个人成立，而不是鞋子。光一双鞋子是不够的，无论它是不是一双当时当地流行的那种解放鞋。你见过驴吗？而无论你是不是自愿穿它们，穿着鞋子与光着脚晒太阳总是不一样的，无论冬天还是在夏季你分不灵清但总是在那面墙边晒太阳仿佛一个初出茅庐的达摩亦或佛陀在他还没有觉悟以前，你应该有这种印象。无论天空中是不是有太阳，不是冬天就是在夏天，太阳都在鸟鸟的天上，以一种自然光源。你有时感觉一般在一个冬天雨在下假设也站在那儿。因此无论你是谁的人，人而已，你都没有名称且

不可无限分割，况且即使有，你也是不知道的。因为假设。假设就是这样的，它的使用范围仅局限于科学研究。而因为你沉在水底，大概仿佛一头鸬鹚。你听不见。你有时（这时、那时）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下雨，或落雨。雨是有名称的。而你，无论你曾经是谁，一个什么人，都过去了，你已经都忘了个干净。你是雨。有时，你仿佛云，或一朵乌云，你怎么可能还记得呢？因此无论假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已经远去，你走远了，不再是一个像普通群众那样的人，况且你有时忽明忽暗的，也不想记得这些。因此也就是说，无论你曾经是什么人，是谁，现在你都不再普通。但特别吗？也不见得，你是有鞋子的，无论曾经抑或现在，尽管你不戴帽子，从不。你只是忘了你的名称，人，因此你成了你，一个有鞋子的你。或者反之。但反之，它就成了一种假设。你并不是因为一双鞋子而成了你，尽管它们重要。尽管它们可能不是一对合脚的鞋子，但它们是解放牌的是一种解放鞋曾经一度非常适合当地的普通群众，尽管你有时忽明忽暗的已经脱离了那种集体，自然你也就不再需要群众这种名称。它太过明亮。但无论怎样，无论你有没有名称，你都有一双鞋子而且是当时流行的款式这已经是事实，一个不可撤销的假设。其次，你当然没有名字。无

论你曾经是谁，一个什么人，就像雨，或一朵乌云，它们是雨和云，没有名字。你也一样并且接受。并且无论你是否还记得，你都已经忘了。鞋子？那并不是你的名字。不可能假设一个人叫鞋子而不发生严重事故，在你的讲述中，你不需要名字这种累赘。名字通常能决定这个人的命，而你无非没有名字。你严重不记得了：现在，即使给你一百万（虚数）个火花，你也打不着。只是你是怎么忘的？是逐渐还是迅速忘掉，这得去问谁呢。除了你，恐怕没人会知道。但除了你，一个没有名字的你，你还剩余什么？谁知道呢，你被称作你，接着你也就失去了名字，因此你有时靠在墙上晒太阳也在回忆什么，如同它们就在那里不远，能明显看见。但它们是什么，忽明忽暗的，你无从知道，如同你没有名称也无名字，它们只是一些什么，如同一些假设。也就是说，你无论如何回忆，从一个兔子开始到一个山尖，无限延伸，你都像一个帆船沉在水底仿佛脑壳失重的鸬鹚完全想不起它们的名称，因此，你也可以说得到了某种解放，你茫茫一大片。无非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副什么样子，属于哪一种的一个人而非灰头土脑的群众，某种意义上你已获得了大自在，茫茫一大片又忽明忽暗无论你是否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你通常没有天敌。无论你是否注意到，

他们无非也只是一些群众，或一群穿着破衣服的小孩或一些穿开裆裤的小孩一些鼻涕虫，动不动就躺在地上打滚无非灰头土脑不知所谓他们是些什么。你不去注意这些，虽然他们大部分也穿鞋子但不啃吃鞋子，一点儿也不奇怪，也不像虫子。他们看着似曾相似，仿佛一些什么人形物体，你晒着光线什么都没想茫茫然一大片一大片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知道是何种感觉，知道是一种经验吗，还是只是似曾相似，假设你完全不清楚，那一定是你对你作了这样的假设。你无论假设这也是一种忘掉是必要的或幸福的，你都已经忘了。这也就是说你想要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是谁，他们对于你没有区别大概无非是一群穿鞋的会说话的动物你只需要这样去觉得。并且你已如愿以偿。当然谁知道呢这也只是一种假设一种猜想与一次掉落要是你是雨点，你有时会这样觉得，但是谁又知道呢。他们都在你外面，而你的脑子从来没有外翻。这也就是说你的讲述从未有谁明白，并且你也不讲述，你只念经。这正是你的强项，一年四季从白天到黄昏降临你念经。念经而从不说话，假设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它们念到哪儿了。现在又是哪儿。哪儿又是哪儿。你自然是不用管这些。这就像他们说的话与你完全不同，唧唧喳喳的，无论他们在

说什么，你自然无非是不关心的。超级不关心。你念经但你不是菩萨你又有什么可关心的呢，包括天气与自然。就这么简单，你之前已经假设你简单。而这很容易实现，只需你足够单调。所以你有时靠在墙上晒太阳也在回忆什么？茫茫一大片，既没有色彩也没有实际重量你只是茫茫。如雾气或根本不是雾气，只是茫茫，仿佛茫茫然只是茫茫，只是静止。你有时喜欢去荡马路。这你是知道的。无论刮风亦或无风，夏天还是落雨，它们有什么不同吗，你在大马路上晃荡着，如同一个闲适古人或一头散架马匹要是你愿意。而无论你愿不愿意，那便是你的样子是可以轻而易举想到的而无论你是谁，曾经是一个什么人，那都是你已经成为的一种样子而不能再拆卸。一种一个人喜欢在乡村大马路上闲逛的模样，你的大马路。或插值，你完全没序列。而所谓大马路其实并不大，也没有马匹在散步，顶多是一条几头牲畜在路边吃树叶吃草的乡村机耕路，你从村口走出来需要走上这条路。而无论你采用哪种走法，斜行还是倒退着走，你都像极了一个残废书生无产者并且随时可以散架了事。并且你从没吃过雪糕这种东西。但无论怎样，你的脚上仍是有鞋子的。因为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是否正常，他都应该有鞋子穿，这也是你的权利，是个人都

有这种权利不是吗，无论是不是在旧社会抑或农奴制那得有多忧伤啊。无论冬天还是在倒数上去多年前的秋天，你假设举着一根树枝踱步在大马路上你在举什么，或踱什么？它又不是一根分水拐杖而你又不是一个诸如此类的群众，一个灰头土脸的瓦罐。尽管他们穿着鞋子也走在同样的大马路上，你在视觉上仍是不同的。尽管你也穿同样的鞋子，它不是象征，就是那种非常普遍的解放鞋。尽管是同样的一条大路并且路上没有马匹，但它是你的路，归你所有。包括附近，那是你的乡村。乌漆嘛黑的乡村。而无论附近那条溪流，那座木桥，山丘连着山丘，田间的稻谷杂草，地头的一座坟墓与一株桃树什么的，它们也都是你的，无论你是否愿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说，啊，这些房屋，天空，地，鸡屎，还有你，你们，无论你们是什么动物，一群傻瓜还是群众，统统全部归元始天尊管。那就对了，词汇与反抗就是一切。但是不会，无论你说什么，你都不知道。无论你喊，还是低语，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忘了。茫茫一大片你什么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山是山，树木是树木，羊自然是山羊，你知道它们不同但你，你不是羊的门，你也就不得记得它们如何称呼。水无非是水，你从你嘴里冒出的话除了你别人连半个字都听不清。发音和语速都有问

题。就像一部手护拖拉机的机头，你语速极快。比印刷厂里的机器还快且匀速。你不知道。你从没见过印刷机。而根据所处时代推定，你大约也没见过狒狒、狐猴之类。有火烧屁股的猴子也许见过，一九八六年，乡里时不时的总会有外地马戏团来讨饭。也有单独艺人，他们肩上停着精瘦的猴子，你一定记得。它与尼姑、长衫道士一样，基本没有害处。你不可能什么都忘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文你总归多少还有图像吧，你念经的风格与那种唱腔多少有些类似。这种假设有一定合理性。但你一定更冷漠，无情，仿佛诅咒。也就是说无论哪个人，当官的村长还是流氓吊毛、嘴角口吐白沫放学的学生们，关帝保佑，他们不可能明白你在说什么胡话，无论你滔滔不竭费了多少力气。他们通常不是天敌，但会用红领巾裹起石子朝你投掷而从来不会去听你在念叨什么，无论你是在念叨还是诅咒，他们比你还不关心。同理，你比他们也不更关心。也许只有玄谈庙里的那几个菩萨知道你究竟在表达什么，但它们太旧了。而你应该是不相信它们的。你从破四旧、三反五反什么的一路渡劫过来，怎么可能还是一个香火主义者呢。这都不用去假设，归纳与推理，你只需要搭一搭脉便知道你只对你有吸引力。没有在你之上的高级事物，它们无非怪

力抑或牛鬼蛇神。你除了没有季节感也没有恐惧。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你茫茫一大片何来惧怕呢，而且你那么瘦。除了嘴里不停念叨经文，也不适合有其它额外动作。你有时主要是不动，在墙边被太阳晒。也就是当地方言的日头。晒日头，你闲适并且安静，这项运动相对于你合适。而实际上，你无非也这样。你的静与当地群众的忙碌形成极端反差，你有你的风景。也就是说，对于你，有些可以归为假设，有些必定是事实，这两者不可区分。它们都是讲述中的事实，亦是与你有关的福音。见证的人终究会得到见证。有人看见你在黑暗中行走，因为日期就要到了。

他们有时也朝你扔他们的鞋子。除了鞋子，他们身上也没剩余什么东西，他们。怕你，他们也怕狗。他们是些什么？但你实在是安全的，如果你从这里就这样开始你的讲述。不能，你只能被排除在那里！远远的，而不是这里。你可以假设在任何地方升起火焰而不能是这里，这里为空。这里即使严重旧社会质感且大量冗余。这里不是那里，不像。如果你从这里开始讲述，事情就又要没完了。这里现在一个星期三，无风，打砸抢趋势明显，这里大势已去。完全不同于那里，这里。这里只能是在这里，劳苦愁烦，黑以及这里已经没啥规矩可言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写，停着也行。这

里缓缓，意识水位降到了历史最低，通用的群众顺着河水缓缓而不知所终，也就是说这里无非没什么可说的。更要命的是，这里无法去假设。这里一切东西都在它们的位置上，已经完全被一一代入，无法扩展与挥发又怎么假设呢。这里，一部风扇的风速永远定格在第二档位，假设一个人，那么他永远如一根神圣鸡巴般坐落在阳台上，因为这里，现在，星期三。这里与现在一直保持着那种传统关系，即这里即现在即——总开关？不在这里。这里敞开，无法关闭。诸如此类——这里的事实太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因此，不能在这里，不是这里不好，混乱，没有矢量位移等等而是只有不在这里，在别的任何地方比如假设在那里，远远的看过去，我们才可以开始一一讲述不是吗，没有任何选项，这里。而那里风和日丽，乡音淳朴，穷山恶水，鸟不生蛋，鸡鸭鹅互逐，久旱也不下甘霖（甘霖镇，隶属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地处嵊州市中部偏南，东、东南与新昌县梅渚镇相连，南与贵门乡接壤，西南、西与长乐镇、石璜镇毗邻，西北、北接崇仁镇，东北与鹿山街道、三江街道相邻，行政区域面积 159.4 平方千米。截至 2020 年末，甘霖镇户籍人口为 81990 人（包括你吗？）。春秋时，属吴、越国。1961 年

7月，撤销甘霖人民公社，恢复区的设置，7个管理区均改称为公社。1983年，公社改乡。后合并各乡称甘霖镇——即那里，一九八六年）。在那里，他们首先用鞋子扔你，接着用路上的石头子射你。他们把鞋子仍的到处都是，扔完后，他们走了。而我们似乎是这样开始你在那里的讲述：一个人在那里在风中念佛。那个人正好是你。或至少你作为代词是可以代入那个人的，他的情况比较简单以及单调，只是念佛经，一天到头的昏地暗念着什么，仿佛前无古人。他的钵呢？全部代入后，他就成了你。你就仿佛前无古人，后头恐怕也不会有什么追随者。你仿佛也恍惚。又仿佛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恍惚古人，恍若隔世，以近似念经的方式娓娓讲述着你的故事，歌谣，戏文亦或陈年芝麻往事还是预言。鬼知道，无论风雨，下雪还是时代变迁，还是无论你念的是一些念念杂碎还是大量诅咒怨恨甚至憎恨，没谁知道。并没有人在听。你只是平静念叨着，并且绝对冷漠，重复以及那种声音就像家鼠与田鼠相互撕咬时发出的动静，或者仔细听又什么都不怎么像。说不上来。有时，它更像风吹动云那样悄无声息。或仿佛溪水流淌，一个达摩如一头翠鸟似的站在岸边发出的叹息，各式各样都有，但语速都比较均匀。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讲述，反复，连绵，你

都不会停止，熄火。否则你老早就已经睡着了。你不睡。你在那里无论你是谁，曾经是哪一个人，你无非是这样的，无非没有名称且不睡觉。更没有名字，因此你像所有人都欠你银子似的滔滔不竭仿佛一间快要倒闭的印刷厂、一匹陆续散架中的马匹同时也是汪洋大海一眼清泉你源源不断。你一旦被代入你就只能这样。只是那里的那里黑乎乎的究竟有什么呢？除非你，无人知晓。只是你在讲述吗，也不是。你是自动的。没有目的，你只是一种代入感。不是你，你从来不是在讲述。我们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吗？一旦你代入，你便忘了一切知道。这是一切的前提。也是你的讲述方法，是原始规定你不会知道。一旦你被代入，你就等于放弃了一切知道，以及讲述原理。你自动。安静，但自动，偶尔躁动。但都在躁郁症临床表现范围以内。你在理论上必须灰飞湮灭。一旦你代入你，你在原则上也就与你相互湮灭，你的状态实在难以描述，如同卢照邻落魄时还乡，在路边草丛遇上毕生支持他的那个女人时不知所以，言语支支吾吾的，羞怯而没法坦荡，就好像你是一团电子云，不可再分割而你的讲述总归没法统一。你不是这块料，并且，你也犯不着这样，只因对于一切你顺其自然娘的什么然。你自然，是自然的产物，且你遵循自生自灭法

则，无须什么东林党来救起你，给它们添麻烦。也无非就是说你是无法被打捞的，是河水里的一个水滴，独自沉在水底静而不动。因此，你总感觉天下大势稀里糊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夜观天象的那个夜晚，你在玄谈庙向一众菩萨倾述了何种秘密？在所有的假设中，我们知道，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你才会开口正常说话，如同菩萨对菩萨。）那还讲述个什么鸟呢。你一旦在一个坏循环里，你也就只有一种讲述方式，即顺其鸟的自然。而讲述本身又是一个非自然动作，耗费能源，过于中心化以及核心理念。而无论你怎么讲述，嘴巴一张一合，肩膀松垮，微风吹拂你宽大的袖口，它们无非也只是些八股文罢了而不可能有其它假设。因为你即使前无古人，同样也穿着鞋子。但你讲述，还在持续讲述。因为你不睡觉，没有使得一切得以恢复的睡眠。也就是说，一旦你被代入，一切知道已不可能被恢复。这就是原因，你只负责讲述，而不是在讲述或追述什么。只有这么一个常规动作，你在各处非法点燃篝火，升起了烟雾与火焰。总是这样，你自循环而没有反馈，你只是你而不是你什么，什么你以及无常。你无法归纳，只能内嵌与深入，你是你的分支，叠影抑或波浪，只具有相似的性质而没有实际的你诸如此类，你无法事件化，同时，一般通

常来说你也是听不见的。无论你怎么展开讲述，你穿鞋子但没有序列，东一句西一段仿佛在遵循什么自然大宪章。也就是说你通常只负责讲述你，剩下的与你无关，况且没有记忆你又如何讲述呢。现在，这已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事实已然如此。事实是你从不知道从何开始你的讲述，比如从一只鞋子开始。或一朵云，一朵最高的乌云之类，在空荡的天空。问题是你无法做到鞋子和云同时开始。你不知道它们的先后次序并且没法同时说出不是吗。否则它们是什么？当你假设可以同时说出鞋子与云，它们就不再分别是它们。因此你的讲述永远包含着一种含糊，如菩萨念经，如一个浪头推动一个浪头而不可能有一个实际的、单独的浪头。最多，你也就只能望着云，同时想着鞋子。很遗憾，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又无法同时是。但你也许知道，所有的星星总是在同一时间在夜空中显现。但星星不同于鞋子和云，它们远。你有时会因此着急上火，往墙上撞头。他们看见了，一些群众围拢过来，寻思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穿墙吗。他们作为四肢发达脑壳里缺乏脑汁水的群众永远猜不到。而你只是想着从任何所有地方同时开始，并且一开始它就来到结束，一种全景式讲述。它也许毛糙，但准确。这很难，即便你撞破脑壳也无济于事，也就是

说它不符合自然。自然是你只有一个嘴巴，两只眼睛和穿着鞋子这一事实，仅此而已。有时，你的情况过于简单，以至于单调，以至于实际的情况是你没有开始也不会有鸟的开始，你统统只是在那里而不可以实际代入你的想法，等于说你无非不是一种实际存在。你无论你是谁，哪一个人，什么鸟人，什么种类的鸟儿，你都只是在那里，然后，没了。因为你总归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经验），什么又会发生（幻觉），并且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如同一头鸬鹚摆设）。话又说回来，只要你在那里安静，稳定，仿佛一个错误，那么也就没对不起谁。你无害这点无须反复强调，仿佛一根光线陆续停在那里，匀速到来，远去，源源不绝。这就够了，在那里。在你的那里，那里毕竟非常实际（一九八六年，我们到溪流里游泳，远远看见桥上站着一个人，她是谁？一朵乌云停在她脑壳上空，她像极了一个快要升仙的尼姑），而无论那里是哪里，如何不确定，那里也一定可以感知：这就是类似卢照邻、陶潜那种文人墨客失意时总要归乡的缘故，它代表着一种土地情结，一种私有制的没落，他们的归宿在那里而不是上面。那里甚至可以说是曾经无法忘记的一切，那里有也无所谓四季交替，历史变迁，溪水涨落，因为你在哪里有一个影子。以及有时你就是那个影子

的影子。你影子，因此，你通常对着影子讲述什么呢？同时，你又必须遥远（因为在那里，而非这里：这里虽空，但并不是指一种实际空间。相反，这里一切都是暂时的，它们都会过去。不赘）因为一直都是你在讲述，一种远，一种不可及或零零散散其它，在一开始你便开始这样在讲述，尽管并没有开始。或者只是在开始。鬼知道，反正只要没有结束，你就还在开始。你的讲述无休止，均匀，必然也就空无，因为你是对着影子，空气，历史虚无亦或假设什么的在讲述，因此你也就只是在讲述，在开始，反复开始以及其它，反正不会结束。最多也就消失，因为无论你怎么讲述，你不下雪。你喊，朝空气吹气。无论你怎么喊，怎么吹气或躲在一株枫树下对准大地私语，你都不会下雪。但你黑，要是你下雪。你在乱的江浙少见的纷飞雪片中仿佛一个黑影，缩小，但没有具体形状。你是这样的。无论是一个什么，影子或什么，你有时已经死了吗？那么又是谁在讲述？谁知道。你的鞋子呢？谁知道，谁无非就是你。谁知道，那谁必定是一个影子。因为谁知道，谁就一定不知道。因为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因为，你是在什么时候死的？有时。有时又是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你就像以前有一个叫鲁迅的家乡说过的，大概、确乎、已经是死了的。关于

这件事，理论上也只有你能确定。无论确乎，大概还是已经，我都不不得而知。因为我不是你这种人称。这我自然是明白的。再说一遍，现在，无论任何人，任何一个什么人，任何一个什么，一个影子，你总归只是你。有始无终，你唯一可确定的，是你一直在我这个事实的外面，发面，前面，还是拖着—根尾巴，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你愿意讲述。我想，你是愿意的。因为这是你唯一存在的方式，也能因此而得到睡眠。你的拐杖呢？你有树枝那样的一根分水拐杖吗如果我记得。不可能记得。那会儿我还太小，还没开始发育，我的脑子壳里还塞着整整一块木头呢并且它潮湿。只是潮湿并没有蛀虫，因此，无论你是任何那个人，哪一个你们，哪一个什么，在曾经还是已经发生过的以往，我再笼统说—遍，作为一种默认：我这种人称对于你并不存在，你已经忘了。你只记得是你。但你又是谁，是什么，你没有物种名称。你不会记得。你将缩小，像一片枯松的树叶没有重量。你的样子大概如此。你远，以及遥远，天地间仿佛就你一个人，一个你。即使假设你穿着鞋子，你仍是听不见的。

现在，无论你已经是谁，一个穿着鞋子的什么人以及一个什么，或一个你，你无非已经在开始讲述你。一个你无疑已经在讲述你无疑是可以讲述的尽管不是以代入的方式这太累让

人心力枯竭且试想，它必定残酷并且你只讲述你。这讲述将成为你的材料，幻觉以及你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形成你。一个远，以及遥远的你只是形成而不是恢复。南无阿弥，没有睡眠，你就不可实际恢复。你最终将形成为一个你这样的事物。或最终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大概。你大概也是没有最终的，谁知道，这年头哪里还有什么规矩可言，无论写作还是世道。这就像原则上你只有开始不知所终而不会有结束，这是规矩（谁的？）一旦假设作为事物的一种，你无非也就没有结束而非最终只是不鸟鸟之消失。也许你是真的喜欢这个游戏。你不玩游戏。无论这种那种，你都不玩。无论这一天假设星期三你感觉如何，沮丧抑或同时无非没有沮丧，你都不想重来。这不是一个游戏。你不想睡去后又醒来，醒着，等着恢复。仿佛一种假设，你。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自然昏睡去。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睡去和醒着，对你来说主语都是同一个而且这也太反复了以及游戏。你自然是不知道的也无从关心。你只是不睡觉，坚决不睡。你有时虽昏沉，恍惚中仿佛一个关公似的站在一个山顶那样的地方。山顶总是好的。你既然来到一个山顶，那山顶就是好的，而无须重来。你不想换另一种假设，既然来都来了，在一个山顶上你有时在那里如

同在梦游。或在回忆里还是一个设定中都一样实在是没力气去分别。但不是在现在。你只是有时在那里，而正好，那里是一个山顶那样的一个地方，你既不沮丧同时也无非没必要有沮丧你没有。你无论愉悦还是悲伤这类普遍的情绪大概也是没有的，取消了。这是好的。你有时饿，需要一些好东西，这有利于你恢复。无论身心还是别的其它，在一定层面上那些好东西可以帮助你恢复，比如山顶。一个山顶既不算好但也不坏，它只是有些不怎么具体与实在。但它仍是山顶！而只要是山顶，就会有风吹过。这都无须额外假设，只要是山顶，便可以默认会有风吹过或飘过，山顶高远。以及遥远，这些都符合你的需求。无论一个什么样的山顶，它总是远离一般的群众，鸟儿，兔子甚至一些野兽也不怎么来到山顶。它是一座山的一个特殊部位，严格来说，它只有一半部分在山中。这就是山顶，以及你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在山顶那样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特别，而仅仅是这种假设应该是适合你和你的讲述方式。因为要是认真分析起来，你就像一个山顶并没有什么可讲述的。因为讲述只意味着重复，或最多反复讲述事情，而你不是。你没有事情。一旦开始讲述，你便瓦解以至于湮灭荡然无存，你又不是一个实际的山顶。不是，也不像。也就是说，

你的讲述无非只是一种对于讲述的欲望，而讲述本身并不实际发生。因为你只是穿着鞋子，至于其它，南无阿弥陀佛，你茫茫一片无从开始，什么又是开始，是不是还在开始，你无从知道。但你和一個山顶无非同样远，以及同样遥远。以及更远，你仿佛一个远远看过去黑乎乎的山尖。而它们实在又有大的区别吗，没有。反正，你有时在后门山的山顶并不是为了站在那里吹自然风。而只是你的一个幻觉，仿佛以前你是去过那里的。砍柴火也好，下雨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上去捡蘑菇也罢，还是想着去那里跟谁交配野合都行。那里地势足够高，可以俯视整个村子，以及不远的隔壁村，以及对面山上的高压电线塔，总之视野相当开阔。它不像有时星期三一个秋冬天什么的在露水与雾气都还没退去的田畝里你行走着，低垂的脑壳几乎就快要拖在地上，你目光如鼠，不停在扫荡与嗅着什么。也不是在认识植物，捡东西亦或只是望着你的鞋子的移动，你是在寻找同类动物的踪迹吗？有时你会在稻草蓬里躺会儿，还是对着一垛稻草蓬念你的悲咒，这得看你临时如何发挥。你成熟，但通常不怎么稳健。也就是说，从视觉统计上，你主要大部分时间是在望着大地仿佛那里能长出鬼来，或平视空气而很少真的去极目远眺。你面对玄谈庙里的菩萨们也这

样。菩萨高大，有时你只是抓着它们翻开向上的手掌，一根一根数着上面的手指头，嘴角流着唾沫，心绪似乎比平常来得激动些。是这样吗，在你相对而言还算平静的讲述中你似乎是这样的而不是抱着石头去水潭里沉着。但它们毕竟统统无非是假设，是你反复无常的幻想就像梦一样不分内外。除了你，大概没谁能分得灵清，你站在山顶。山顶以上，全部都是天空，乌蓝乌蓝的，有一个巨大的弧度。这巨大乌蓝的弧度下没有鸟儿在飞，没有一根稻草停着，也没有群众，也没有云诸如此类杂物，连云也没有一朵，只有一种仿佛空荡的东西停在那里。你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幻觉，它与你手里握着的那个鹅卵石子在感觉中完全不同。与你经过村子中央那块道地时，望着村长家那个长方形黑乎乎的门洞完全不同。你没法打开，它已经是完全敞开的。它完全展现在你前方，对岸或外部，巨大又乌蓝，仿佛这空荡实心。但仍是空荡你可知道？没有这样的词语你也就无法实际感受到它的内容。它与那个黑门洞不同，与你有时躲在你的无底洞撩拨开枯枝杂草从狭窄的洞口往外静静凝视也有所不同，而无论你已经是谁，你都不会下雪。在溪江里捉螃蟹、小鱼，虾之类的呢？那种溪流石斑鱼它们总是躲在阴凉的水潭里，或者较大的石头底下，你

可以用榔头敲石头震死它们。还有那种色彩斑斓的黄色悍包鱼，它们吃小鱼，游动速度极快，嘴巴两侧长着胡须，还有鲦鱼，你恐怕也是钓过的。你茫茫一片，下雪，还要等些日子。要是下雪，你就可以扛着猎枪去山里玩。你没有狗，从不养狗。狗是一种暴躁家禽。但你有枪，说它是一把火铳更正确。你要这种东西干吗？那个乡里人武部部长的儿子不是把别人的一只眼睛打瞎了吗。枪危险，因此，你不下雪。你不去任何山顶。无论山顶上有没有风，你不去山顶下雪。他妈的，你有时只是在那里在山顶仿佛一个黑乎乎的山尖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在站什么，反正你没在下雪。下雪是安静的。不下雪也静，两种静，大概也只有你能分辨出其中的不同。也就是说，无论你有时茫茫一大片，还是突然感到忽明忽暗，你不钓鱼捉虾，也不下雪。也不去玄谈庙烧香。你去那里是与菩萨们说话，对话抑或相互念诵经文。你与菩萨，你们谁大？你大于太乙真人但一定小于弥勒佛，你茫茫一大片一大片的，谁还能比你更大，更下雪呢。你有时，但那毕竟只是幻觉，以为你是一个天上陨落的道士来世上散步，或有时只是一头停在溪滩上的翠鸟。它的背永远朝向外面，看不见正面。它的鞋子呢，去哪儿了。你是穿着鞋子的。这样一想，你也就忽然忽明忽

暗起来。亮起时，你茫茫一大片。暗淡下去后，你又变得乌黑一片。你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切换自然，无须过渡。下雪不一样。你对下雪的讲述永远是它要下不下，停着。在无论什么季节，下雪总是好的。下雪与山顶，甚至虎（但这个不归你管，已超出你的认知，过于危险）都是好的，是善的事物。因为没有季节感，你也就认为一切都是好的且完全。并且你从不呕吐。身体内部没有坏东西，你清澈，因为你也是好的，且完善。只能这样解释，否则你茫茫一大片有时又忽明忽暗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养狗，一定不是因为狗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家畜，你有你的立场，不吃狗肉。也就是说，你即便对群众无感，但也绝不吃狗肉。也不下雪，在你心里，那是一场真正的雪。不会很大，南方没那么大的大雪。但一定黑。如果你从这一场雪而不是一个山顶那样的东西开始你的讲述，如果你从这一场雪而不是一个山顶那样的东西开始你的讲述，山顶总归明亮。而下雪呢？它只能黑。并不是雪片黑。雪片白茫茫的，从高处下落，落到山上，田间地头，落在房子的屋顶瓦片上，竹林中以及一些鸡呀鸭呀鹅呀之类的动物身上，落在溪流里，你张开嘴巴接住它们。你喜欢吃雪。雪似乎有一种雪糕的味道。这雪白，洁净，凉爽，从黑乎乎乌漆嘛黑的高处下落，落到山

顶（它明亮，但整体总归暗淡），落到树杈上，使得原本黑看不见的树枝逐渐显现出它的形状，落到露天菩萨身上，它全身通黑，鼻孔里冒着缭绕热气。白茫茫的雪，无论落到一个山顶那样的地方（这使得你停下想，那是一个什么？）抑或一根倒在路上的木头，还是当地山上大片的竹林，还是其它，它们无非原先黑，接着便有了结构与形状。但没有色彩。只有翠鸟有那种五花八门的斑斓彩色，其它，它们加在一起比整个乡村还要来得黑。不是吗，在如此的雪中，你也失去了形状，只能坍缩成为一个黑点。但下雪无疑真实，在你心目中，它是一场好雪，还未来，但终究会来。即便这下雪远。下雪总是远，以及遥远，仿佛一场雪永远要下没有下，永远不会达到，一直停着。不分季节轮回，历史挪动，它静静的，停在任何地方，你能看见。你有时站在高处山顶，望着更高的高处，那里有什么值得你反复诅咒的吗？无非下雪。

抑或诸如此类与劳动生产无关的风景。当你望着这空荡、巨大的弧顶，你有时感到你忽明忽暗仿佛在任何地方，或相反，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只因它超出认识范围的巨大与空荡，这点上，它与一个无涯的海面的作用近似。尽管海，你无非没见过。这也没什么，实际的佛陀你无非也没遇见过（那从隔壁东阳县来的挑

着担子卖糖果的小货郎不算，虽然他们的后脑壳上有时也悬浮着光圈），但你仍可以假设。也不是，你从不假设。你在讲述中绝对荒芜但不包含任何假设。山是山，下雪便是下雪，你讲述一头鸡，即一种带毛的家禽而不会假设它下雪。那么鸡与下雪并列呢，你若有这个能力去假设，你无非也就不再是你，也就成了一种乡村级别的无边无际。一种前无古人，或搭起篝火堆却怎么也想不起点火的卢照邻（？一？），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唐朝诗人。也就是说，你即使远，甚至远到仿佛一个遥远的阿富汗雨点，你仍不可能是一个诗人。尽管你们都不热爱劳作，彼此又都闲适，爱国，静也残废，仿佛大量脑汁水已近瘫痪，出淤泥以及衣裳鞋子尤其朴素，但你没有逻辑，天然不存在，你唯有混沌且无法自组织。也就是说你无非没有吸引因子，没有作为一个人的那种个性你没有。也许曾经有，但现在已湮灭，仿佛消失而只是忽明忽暗这还算是好的，大部分的时候你只是茫茫一片，与你连绵、持续如云雾般漫延的讲述如出一辙（泉水）你没有故乡这种概念，也就是说无论身处何方，一个山顶还是山洞，溪流边抑或那终极场所——宇宙这间大庙中，你天然没有存在感。你天然已经不属于任何一种存在，但离升仙又

非常遥远，你几乎已不可及，没有方向与矢量变换，虽然一年四季你都穿着鞋子，你从未离开过实际的大地。哦，大地，又大又踏实，这让停在地表上的你看上去仿佛一首诗。仿佛一个泡沫，一只 fongna（意思是一种脏的蛾，既蚂蚁）诸如此类云云，不知道，你大概是这样的。仿佛一种大概而不会实际是什么。因此，这就是你最终可以得出的命。也即，你的讲述实际上也只能从这里（而非实际的那里）开始，即你不能纯粹只是一种假设而没有事实。这不一样，尽管你作为一个事实只有一个，即一个穿鞋子的。其次，没了。没有名称，无非也没有名字，你的人称是什么？要是是你这种人称，那么你应该能听见的。很显然，不是。也就是说，你若是你这种第二人称，那么你大概还没形成。这很难，对于你。但无论多难，你也已经来到这里并且现在。你看着精蛙落壳，面容消瘦，头发稀少，眼睛乌珠松散，整副骨架几乎倒掉但嘴里仍不停念着经文：它也算是你的另一个事实，只是你从未讲过到底念的什么：我们仿佛能听出其中某个接近“恐龙”这样的字眼发音，但无非只是猜测。当地来哪的这种巨型古生物呢。那就不是。那是你的讲述方式，那里下雪了吗。你还是听而不闻，沉默。也许你真的应该去稍息还是睡上会儿，你不可能就

这样无限分裂下去，远离一切群众，鸟儿，运动与反运动，而只是单独。既不扩展，也不反馈，如同一间印刷厂抑或杜子美的潜艇提前已沉在水底。无论多难，你仍得继续，也只有继续。你不能停。无法重复停着。否则一切将结束。可你不会有结束，顶多消失。你一旦开始，开始了吗，哪里？哪里又是开始。那么，哪里就是那里。那里，你有时在那里。在紧靠在村子后头的后门山的上岗还要往高处走，路过那株高耸古松树，它已经是方圆十里路范围内整个乡村所有山丘中最高的树木你路过，继续攀登一小段才到达，那里是一个山顶。那一个小小的山顶。到达那里后，你在那块岩石上坐下，跟真的似的而不是一种假设，一个你坐在那里。这时，你仿佛一个单独的浪花而感到安全，即无所也无须依靠就是你安全所在。嘴里叼着一片不知道什么树木的树叶子，念着你的日常经文你安全而满足，附近空气新鲜。也就是说这让你看上去如同在咀嚼树叶杂草但不是，你远，理论上根本看不清：你即使近，近到随便多近，那仍是一种讲述的幻象。你实在只是在利用喉管发声装置与舌头与口腔这整套系统配合在自发念叨着文章，你的文章。篇幅还不小，字数超过心经但一定少于金刚经，这不重要，篇幅。你只是你念叨着反正就连你也没有在听你。你

是听不见的，尽管你当然并非聋子而只是习惯了这么一个动作并且它假设。你也不饿。有时，你无非总是不睡觉，但你也饿。你当你抱着石头沉在水潭（哪个？斤丝潭（它深，一斤蚕丝那么长都探不到底）还是划蟹潭，还是老鼠潭：它略微浅了些，细长弯曲的小乌溪流上有诸多水潭。还是在割卵琴滩——是的，这就是你的讲述所使用的言语，它的发音以及音节组合方式——边上的乌龟潭？）也有这种近似的感觉，你不饿。你在有一年出生。过了几年，你便几岁了。有时是十岁，有时已经二十，那时你站在丘陵中整日感到饿，趴在屋顶上也是。无论你是在水稻田里望着病恹恹的秧苗，在岸边看水（这需要技术）在夜晚躺在床上在暗黑中望着那根横梁，你饿。你始终无法睡去。这无非正常不过，在那种年代，大家几乎所有群众都有相似记忆，饿且饿着。只是饿着，也没别的事情要做，除了保持有限的呼吸顺便还让脑汁水面停着，不再晃荡。没那种气力。与他们一样，为了不至于昏厥你有时吃点糠这还算是好的妈的，你有时只能吃点金刚狼刺的根须什么的，那是一种什么植物？抑或传说中的观音土，一个好看的泥土名称，你不可能忘记，当你实在感到饿，你也就忘了饿这种感觉。反正既然每个人任凭谁都饿，那么饿还有什么形而上的意

义呢。只要能协助一个人像狗那样睡去，饿无非也就是好的。而有时你已经很大了，不再是那种容易感到饿的年纪，你却又开始忽明忽暗起来。甚至有时全暗着。也不饿。那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事？不知道，有时你的历史为空，比天空还要空荡，空空如也谁又愿意去知道呢。如同你的讲述，你一旦为空没有开始无从开始你的讲述也就无法开始而只能一直在开始。而如同你仿佛一直停留在开始的讲述你一直停在那里仿佛那里便是一个开始的地方而又无法进入，更别说深入与浅出。这简直是一个自然奇迹，一个难免引发讲述困难的假设。但这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了，并且诚实。你就像一株随便的什么树木立在路边，除了对它诚实，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无非无。要知道，你是不玩游戏的。虽有时荒芜，但你总归严肃，你不玩游戏。你有时忽明忽暗哪怕全暗或只是茫茫一片那么明亮，但它们统统不是游戏，你不玩儿。你宁可饿着，不睡觉，你也必须让你的历史为空，轻松上阵，你总是足够放松。仿佛一个奇迹，你在行使奇迹它既不处理色彩，也不关心变化，一切变化因为你茫茫一片为空又怎么会有变化呢，你不玩它们。只要你穿着鞋子，同时又是听不见的，你也就阿弥陀佛万事大吉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实在稀奇，他们说。他

们，一些村里的群众也这样认为，说你简直是半个神仙，半仙，比将军庙的菩萨还要菩萨他们赞美道。只是他们为什么说将军庙呢，那里拜的菩萨主要是武将关帝。要说灵气什么的，玄谈庙的菩萨群应该更靠谱些。文武都有，包括观世音大士，矮脚能遁地的土行孙，四大金钢什么的，总归配置上比较合理，儒释道著名人士俱全。当然了，他们也只是在比喻。群众就是这样的，他们谈吐夸张，生动，粗糙也暴力。菩萨就菩萨罢，那是因为你有时确乎是行了奇迹的。是你一不小心让村长家的那个儿子开口说起话来。不过，这件事情又从哪儿说起呢。要是你的讲述从一个稀奇的事迹开始，那么你也就远离了所有的假设。原则上，这是不允许的。

无论理论上抑或原则上，你的可见的与可测的历史无非假设为空，没有。你假设你是一朵乌云，所有云中的一种以及其中一朵，天空的空荡便是你的历史。你无论谁，一种什么样的句法，一个什么样的你，一个仅限于你的一朵乌云，假设，那你也只是当风吹动你时你飘过那种空荡那种历史。

无论现在（一九八六年），过去的已经在那里，而那里又是哪里？你只讲述你。无论向谁讲述，你讲述的方法与内容完全一致，不像朝代频繁更替，你的每一次讲述无非是对上一次

的复述。这样才起作用，心诚则灵。无论在菩萨脚下还是对准一块石头，一株路边随便的什么树木，倒拖杨柳树抑或只是一蓬杂草，机耕路中央的一粒黑乎乎冒着一点儿热雾气的羊粪它在硬化，一支潺潺溪流，冬季，它浅也静，水质清冽，或有时天空与它的空荡：你几乎无法分辨这两者的差异：一个有颜色，而另一个只是全空且晃荡着，如同有时忽明忽暗时你也类似这样，空荡既是一种感受也无非是一种实际存在物你可知道。无须假设，你无非无从知道。但你讲述。当你有时第二天念着你那套传统老经经过村中央的大道地，你停下望着村长家那乌漆嘛黑的长方形黑洞。它仿佛深渊，你深入望着。你不玩游戏，捉谜藏呢，不玩。你不喊他出来玩，他就躲在黑洞里。你怕，有时，当你忽明忽暗，你似乎又觉得安全。他又不是群众，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怕、恐惧，那无非是普通的情感，你无须也无非没有。但有一点，他与你不同，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烂腐桶。不是这个那个烂腐桶，它既是名称抑或人称其次也是名字，而你无非没有。你只是你。万物皆有名称，你的名称是你，而你通常没有名字，忘了。烂腐桶，这既是他的名字也是他待在桶中的那个桶的名字。桶呈圆锥形，下口大，上口小。上口的大小正好可以把他放入桶里，可以让他

的两根手臂，一个脑壳露在桶外透气。他脑壳大，别的，你不记得。他被摆在门洞里头，黑乎乎的那里一定很凉爽，你看不见。但他一定可以看见你。他也不玩游戏。他在那会儿还没死，还要过几年，在他差不多快到二十岁的一个冬天，据说。你当时可知道这个消息？是在哪里知道的，当时，你还在那儿吗。他是不会玩游戏的，跟谁都不玩。有脑壳但没脑汁水，他不知道怎么玩。也不会说话与念经，他也不是你的亲戚。坏的好的都不是，也不是普通群众中的一个。他与你同样特别。而更特别的是，他不穿鞋子。有时也不穿衣裳，精光落壳，跟一个黑菩萨似的。这点上，无论你怎么独秀，都得落个下风。也就是说，你去过独秀山吗？就在镇边上，山上还有几间寺庙。十来里路，不算远。要知道，寺庙是一切历史的开始，通常也是历史的终结场所。你要是一个庙，想必你会光芒四射而不会那么忽明忽暗有时又茫茫一片。庙总归清洁，不染，有序与低欲望。它的问题只有一点不好，即有时过于执念，仿佛发神经。但只要群众有需求，也就没什么所谓，寺庙而已。与鸟一样，庙也有庙的实用价值。至于为什么叫独秀山，与革命家有无关系，不知道。当地山水环抱，灵气充盈，本就是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碰上一些稀奇古怪的地名也

就不足为奇了。在倒数上去的有一年，你出生，始于此，你也就与它无法割裂而无论你多么忽明忽暗也只有在这种历史中自然而然展开与消耗着，概莫不如此。无非是一切你的讲述的首要前提，框架以及界限，是你的三界和轮回而不可超脱。无论谁，一个谁那样的你，你先天有庙的属性。即使饿，你可以不吃饭，有时困，你不睡觉，跟一个躺在水沟里的外地和尚如出一辙，只是和尚无非也就是一个词语不是吗，你可明白。无非也是庙里的一种事物，而不可以实际立地升天。自古以来，庙最大。庙不但历史悠长。现在，你要是想实际开始你的讲述，从庙开始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与你而言，它天然成立。它无非是你的归宿，一个到世上来散步顺便念经的你，你可有感到这种倾向。你不是救世主，也没那么多群众需要去救。当你假设站在后门山的山顶上，大力展开双臂，你在表演什么？融入自然吗。这种假设无非不成立。或者你只是有时走远了，无非不知道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原则上，你必须什么都不知道。而为了加深这种一无所知的茫茫一片有时忽明忽暗的记忆，你力所能及能帮你的便是穿好鞋子，同时尽量保持念经，同时不睡觉。这或许也是你的想法，事实上，你也这样做。因此，事实是，你也是你的一个黑菩萨。既然

都已经在庙里,也就没什么可实际埋怨的。现在,他通常会像一头黑暗中的猴子那样发出喔喔喔那种声音,几乎没法翻译。你不懂。你无非只是对着他念经,管他是不是猴类。你不玩游戏,也就什么都不想管。有人捧着一碗早饭汤走过来,一个群众,他来到道地中央,围着你转也吃他的那碗饭汤。嚯,他说,你又来念经了。你不说话,只顾着念经。微风吹拂你的胡须,你咽了一口唾沫。两个伙队,关系相当好咕,他说。说完,他走开了。走到一个鸡窝那里去看鸡。你也走了。去哪儿?后门山竹林里,还是去更高的山顶。还是去田畈里走走,最好还是回到你的无底洞去,你不知道。反正你走开了,不想玩这种游戏。也不睡觉。这是有时第二天的一天,你没去玄谈庙玩。穿着鞋子,你来到大团门的堂前,身体倚在柱子上,双手抱在胸口,欣赏那个外村来干活的木匠。他在做椅子还是一个橱柜。旁边厢房有人端来一碗饭汤给你,你趁热也就吃光了。顺手把碗筷一同丢进那个摆在天井里的七石缸里去,接着继续靠在柱子上絮叨起经文来。那个大缸是接天落水用的,用来预防突发性火灾,也可以养些浮萍、螺蛳、青蛙之类的东西。浑浊发红的水里总有那种颠来颠去的虫子。即便它们也有名称,打短佬。大概就是旧社会那会儿给地主家打短工的,地

位低于佃农。至于这两者像在哪儿，也说不上来。但万事万物无非都有关联不是吗？旧社会的打短佬，他们裤脚短，走起路来非常反动。从下午一直耗到傍晚天黑，你才走的。下午，来了一批正规念佛经的老太婆，她们工具齐全。有铃铛，红漆木鱼，剪刀，一些黄纸。一个赤色印泥盒子诸如此类，五六个人，坐在堂前的八仙桌边上念佛。口中空无牙齿，一边碎碎念，另一边敲击木鱼。念一句，敲一下。念两句，敲两下。反复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无非就这么一句。每隔一两分钟时光又用筷子敲一下那个黄铜钟。其它几个老太婆用剪刀在黄纸上裁剪花纹，一个简洁的菱形，嘴里念着同样的神圣经文。木匠在她们旁边刨花，劈柴，敲钉销什么的，有时也坐下来饮口水，点燃烟雾望着这群老太婆，彼此也没什么要闲谈。堂前往里些，摆着两口上了漆的黑棺材，也不知何时起就在那儿。正如老话说，凡事都得有预备，都得有个归宿。你当然是不知道的，无非一些俗事。你站在那里陪着他们，一陪就是一个下午一直到灰蒙蒙天快要黑下来，无非只是不想睡觉，不知道要去那儿玩。这与你有时茫茫一片有关，当你茫成一片，你就忘了在哪儿。你有时来到山顶，也学着像她们那样用树枝敲击岩石，口里念叨着一句，只一句南无

阿弥陀佛。你并不觉得它好玩。你不喜欢模仿。你重复你，但绝不模仿。有时如果你愿意那么它大概是在冬天，你在路上踱步，看见后门山的那个山顶，山顶附近的那株高耸古松，你仿佛想起什么。穿过田坎，你从后门山下的那口深井塘往上走，进入竹林，穿过后很快到了山岗上。从那里往对面山上看去，能隐约看见你的无底洞。你可能有些日子没去那儿了，也许要等到下雪的日子。下雪，是的，可是你不下雪。你有时只是一个酵母，没法下雪。而玄谈庙在山岗的另一侧，至少还要翻过两座山。这样一来，你，无底洞与在溪流边上的玄谈庙仿佛能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你所在的位置正好在直角点位。计算这种事情也就只须小学文化程度，你懂，但恐怕你不喜欢数学。你不做算术题。你有时在那里，也在哪里，数过来数过去无非逃不出那几个地理位置。要不在玄谈庙里玩。要不在无底洞坐着：那里相对干燥，你像一头不知悔改的古怪松鼠那样抱了不少稻草、干草、杂草有时是树枝，塑料布，玻璃瓶，破布衣服，羽毛之类的东西只要你觉得喜欢，什么都行，你统统把它们填塞进去，把洞底填得又厚又暖和。那儿成了你最得意的栖息场所。或者要不你就在水边，在川山瀑布的那块突出的岩石上看水，看那头翠鸟：你熟吗？鸟是这样的，它

们相似，性格古怪，譬如清明时节的鸟儿，它们潮湿，跟鬼似的，一头接一头停在树杈上、路边，垂着鸟头，也不知在韬晦什么。一般来说，你对鸟没什么特殊情结，它无非是飞在空中的动物而已，吃过，你觉得不怎么好吃。但你还是愿意看着鸟飞在空中，在没有明显的云的情况下，有鸟看也不坏。鸟，主要是那种抓鱼吃的翠鸟，是它在吸引你。至于原因，你有时忽明忽暗有时大部分时候茫茫一大片，你也无从想起。也许跟它那身色彩有关系，也许无关，不知道。或者还是在割卵琴那边的田畈里闲逛，抓鸟，吃点紫色的草芷花朵什么的，当你有时在一个冬天，你经常饿。也就是说，你无非不是在那里，就是在别的地方，当然，你主要还是在学校操场围墙那边，晒晒太阳。那才是你唯一可见而无须假设的事实。而事实是，你确实很少来到后门山的山顶。那是虎，或上吊的来的地方，也许是你觉得那里不吉利罢。现在，当你在山顶，你的讲述便来到山顶。当你在路上远远看见山顶，那是一个你要去的地方，去那里玩。而当你实际来到山顶，你却忽而忽明忽暗的，什么都忘了。也就是说，仿佛你总是假设在去一个地方，比如那里。当你走到了，发现它并不在那里。无论那里是不是一个山顶，到达山顶后，你也就实际想不起来，仿佛那里

是无法到达的一个地方。抑或即使到达，你也会停下想，那里又是哪里呢？你不想。你在岩石上坐着也躺着，望着山顶，它无非是一块长着乱七八糟柴火树丛的地，连一株像样的树木也没有。岩石上，有几粒鸟兽留下的排泄粪便，还能嗅出一点尚存的气味。有几根粘在石头表面等着风化的残旧羽毛。这怎么玩？你趴着，缓缓念着经文，不知道要玩什么。你也不睡觉。当你有时从村口出来，到马路上去散步顺便玩，你已经昏昏欲睡。但你不睡觉，你去马路上跟那几头找吃的牲畜们玩，最好这样。冬季的机耕路上没有羊群，群众以及孩子们也不在那里。尽头无非也没有尼姑、拎着木箱的剃头匠与缥缈道士奔赴而来，远远眺望，仿佛也不会下雪。它们都去哪儿玩了，你不知道。你无法处理任何一种假设，并且你也没停下想这事，因为你穿着鞋子，一种解放鞋。也就是说忙着念经你的脑子也就没法实际展开，思考与过滤杂质，你对信息无论它们来自内还是外的处理无非是顺其自然茫茫然，茫茫一片让它们停着不动，接着自动清除，忘掉。无非这样。你有时看到那边山上有一个山顶，你认识山顶。所有山顶无非那样，凉快，有风吹过，没有群众干扰与举起手便能伸进天空诸如此类，空气纯净，是一种默默念经，自言自语的好地方。你全部认识。

山顶是好的，你也是好的，这样你就走去山顶。奇怪的是，穿过田畈走去山顶的路线弯曲，复杂，你又是怎样轻易做到的：比如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飞不过去的沟渠，这个障碍我知道。除非你熟。你不熟，也许是你的身体对此熟悉。你穿着鞋子，只要鞋子走去哪里，你跟着走就是。通常来说，这也是你的习惯移动方式，你相信鞋子而不是依靠菩萨的指引。菩萨与鞋子，怎么说呢，哪怕它们在功能上相似，实在又是差之千里。只有在你忽明忽暗时，你会走去玄谈庙望着那些金身斑驳的泥菩萨，向它们反复倾述你那为空的历史以及遭遇如果它们还在记忆中有所残留。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你有时感到实际饿，你拜菩萨去了。它们象征性给你一些吃的，虫子，三鲜面，苹果糕点什么的，它们物资丰富。你吃了，也就不再感觉饿。饿无非一种感觉不是吗，这感觉就像一个鸬鹚沉在水底而忘了为什么沉在这里。或一间通用倒闭后的印刷厂没法再次倒闭。或只是饿，缺乏那种饱腹感。这不是问题。即便饿是一个问题，饮水即可解决。你有时茫茫一片不知道谁是你但饿，你就在溪滩边上，寻觅那头翠鸟，顺便也饮些洁净清澈的溪水。那都是些经过山丘上的植被过滤的雨水，不乏甘甜、营养以及夹杂着什么记忆：那是些什么？假设有，也很难弄清。而水是非常常见的事物，

物种对水的认识与感知即记忆总归不可能消失，身体不允许。身体最诚实。一个物种你可以清空或搅浑所有记忆，但对水、空气、粪便、树枝杂草这类自然事物的记忆根植于远古先祖的经验，遗传至今，无论怎么湮灭，它们不会消失。否则，没有这些事物，你用什么开始你的讲述呢。除非你不讲述，而只是生物性活着，在那里仅表现为一种非自主且无意识的活动现象。那样，你也就逃离了所有讲述，跳出当地纷繁复杂而又黑乎乎的历史演变，成为一种不必要的剩余。仿佛长久飘荡在大地上的乡村幽魂，而不与之产生信息交换。你既不是一个信息载体，自身也不产生信息，要是你以这种方式讲述你，那最后你也就只能在一场下雪中坍塌成为一个黑点，稍后，消失。这就是从一开始你的讲述没法代入的原因，你只是先祖们遗留下的失去序列的基因片段，而不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信息。即便一朵乌云，一间印刷厂，一种龙，一种荒芜，一个人类，群众，一头斑斓翠鸟、空心菩萨诸如此类接近但无非不能最终定义你。饿了就要吃饭，困，那就去睡觉，但你不是。你一旦成为你以后，你永远不再是这样。你成了一种不存在的对象。实际，但乌有，莫须有。你只在语法中能起到一些作用，而它实在又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必定乏善可陈。你有时与虎一样，

在冬天，它只是一种讲述经验。也不是经验，只是对经验的延续。正如力，一种惯性的延续。你只依靠你才能延续，而非其它事物。并且你也没法统计。既你有限，但有维度吗，没有。你将继续没有，空与无，唯一能听见的东西只是盘旋在你脑壳里的永不消失的回音。那里头黑乎乎的，反映到视觉上便是茫茫一片。亦或有时忽明忽暗，那是因为黑乎乎、稠密的脑汁水上荡漾起一阵微澜，而你实在又是无从知道。因此说到底它属于身体，并非你。你一旦被物化，也就只能这样。雾化也是。你黑，但毕竟不是菩萨，你是没有觉悟的：包括但不限于深度、阶级、审美、历史虚无以及其它。你还知道饮水，那也是因为你经常看见牛、羊群、兔子在溪流边上舔水，你看见鱼在水里冒泡，它们不喝水。有时是你看见鸡啊鸭子、鹅在水洼里啄水也嬉戏，交配或只是在斗殴，你向它们学习那种动作，玩。尽管你厌恶模仿。在一个山顶的好处是你可以安静待着耗着，不玩。也就是说你到了那种年纪，那种境界你已无须学习。学也学不过来。你在山顶，为什么去山顶，其中一个好处便是那里没有要学习的东西，山顶上没有知识。没有喧闹，权力斗争，鱼啊，螃蟹什么的统统没有除了一个光秃秃山顶，山顶上啥都没有。而且山顶看着也不像山顶，无非一块不怎么平坦

的山地。尤其适合念佛，祷告经文，抒怀与在适量的风中咏叹，要是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无非没有。你只是讲述。它不能停，否则一旦停歇，你回荡在脑壳里的那个声音也就消失。你的每一次讲述都是对那个声音，那个让脑子发胀的回声在削弱中的加强。仿佛一个浪头推动一个浪头，无法停歇的浪头。你有时在山顶仿佛浪头上一个岌岌可危的浪花一旦掉进水里你就荡然无存了。你有时不在山顶，在一头鹅跟前，你们相互长久望着，几乎就要在村口发生火并。你只能大声念起你的经，朗诵它，四肢并用如同召唤野兽，直至最后如同狗吠，你赢了。你一直是胜利者这点上无疑。你只要保护好那个声音，脚上穿着鞋子，你就是无敌般存在。反过来说，是那个回声，那些经文的美妙音律与节奏保护着你一直来到现在。而现在，你远，远远地在后门山上的那个山顶，这些事你又是无从知道的。一旦你丢失忧虑，也就无从知道。你不知道，也听不见，你在山顶，在任何一个地方即便一个那会儿无风也无鸟的山顶（它如此反复，究竟有鸟的意义？）对于你的讲述，也无非是说你，一个你，一个东西在那里。无论这东西是摆着，主动停着，还是原本它就在那里，是从那里长出来的，以那样的组合存在的方式究竟又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

无非没有。无非一个你与一个山顶。无非一个你意义微弱，一个山顶同样微弱，在你的讲述中无非这样，原则上，你允许一个人去做意义微弱的事。允许一个人忽明忽暗，只要他穿着鞋子，没有忧虑，对无论未来的失落还是对于过去的忧虑，只要还穿着鞋子，他便被允许是微弱的，仿佛一点风（但是没有）便可把他吹散开去，仿佛一种雾气永远在含混中且微弱。拨开它，又仿佛永远为空，没有。而你正好就是这样，符合那种美学原则。标准，抑或只是一种规定，远离修辞学、乡村商贸、供销社系统，总之一些人为组织以及其它，你也只有在讲述中被如此高度规范你才有可能形成为你而不是荡然无存。微弱，但你实在又没那么虚弱，甚至你黑，黑如一只金刚菩萨而无法破坏。也就是说，你在历史荡漾中始终保持一副本真原貌，被菩萨保佑并且如同在阴曹地府中不得翻身直到永远。而无论在任何地方还是不在所有地方只是在那里实在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哪儿都一样。也就是说，哪儿都是山顶抑或地府，都隐藏着阶层与它的组织结构而你无非不知道。对于一个山顶，你只是站在山顶与天空之间的一个穿着鞋子的你，而对于另一个山顶所有山顶中的另一个，你穿着鞋子也念经。反复念，你也就反复成为你：你只能从你展开，位移以及

更新。而不至于忽然熄灭。你有时冬天第二天的一天来到一个山顶并停着，忽明忽暗但你不是一个火苗，而是一个茫茫一片的菩萨不下雪，但黑。一种全方位的黑，甚至漆黑。且也只有你知道，你已远离一切供求关系。你念经，絮叨，你不渴。你即使饿，也不渴。你仿佛你能从空气中过滤出水分，产生的唾沫能回收利用什么的，这类大招，你无非这样。无非因为你黑。与色彩以及明暗无关，你黑只表示一种心理程度，一种向下与向内的感受，表示你只能收拢而不可实际扩散。而你在气质上无疑干燥且平面即丧尸化，这方面既然它是规定，是对规定的延伸也就无须再去假设。并非一切都可假设，那样容易出事。而你在假设的叙述中又是不能有事，你无非什么都不知道，无从知道。否则极容易导致冲突以至发生不必要火并。比如你不下雪，但对雨呢？你必定很少去思念。你黑，因此，你不下雪。而不是对雨水的思念。尽管在当地，在一九八六年，雨水偏多，溪水涨得快，同样去得也快，你有时走在雨里，被雨包围，可你想起什么没？没有。雨水通常光明，你黑，不去思想起这些。而下雪不同，雪在你的讲述中以黑的形象出现，它是全面积黑中的一些零碎亮点，飘忽而不可统计。雪停在那里，山顶还是天空的空荡中，永久停着，要下不下。下

雪意味着一事物永远不会到达，而只是在来的中途。意味着与所有以外的事物都不同，下雪独立。下雪不是一个象征，它实际，真实，不假，不可否定以及就在那里，在你空荡远胜于天空的空荡的脑壳中始终在，茫茫一大片。有时，忽明忽暗，一直要下不下地在。你不清楚它是什么，但就是在。这就像有时你黑乎乎地来到一个山顶，对着那空荡念经也召唤。以为会下雪，可是没有。你现在做什么，没有，你不下雪。但你并不需要以下雪强调你不下雪，无非不下雪，雪而已，你不下雪无非是说，无论你黑还是茫茫一片两者并不冲突，你只是不下雪，无非只是。这就像一个杯子，一只虫子掉进杯子，杯子飞走。一只虫子也飞走。在它掉进杯子后，杯子成了一杯虫子，就是这样反复以及绕，因为你不下雪。因为即使你来到山顶是以为那里会有一场下雪，因为山顶就是那里。你的那里：不在任何地方，你无非只是在那里。那里远，以及。什么？遥远吗。每一次到达那里，在一个清晨、下午，一个天还没亮开的清晨，或一个冬天。但这会儿是夏天，已进入三伏，在一个星期三，要进入那里需要一段很长的距离。长到漫长。但也很快，只要点燃起一支烟雾，歇会儿，看看天空，院子里的枇杷树还是什么一个屋顶上的鸟，它是一种喜

鹊或不是。它鸟头倾斜着对着空气，不说话。鸟么，鸟无非呱噪或沉默，只有这两种情况不是吗，屋顶又不是山顶。它们是不一样的，山顶远。而且山顶是那里！而不是近处。那里必定远，必定需要一些路程才能到达那里。而你在那里，在一个山顶上，是在一个也许就是冬天那是合适的。因为你代表的就是冬天，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冬季，它足够湿冷，黑，旧社会质感，恍惚以及忽，即你不可代表你。你只是你，一个假设而没有表象，你是不存在的，虽然实际有过，你必定有过并且在那里。可你无法表示，指向，甚至包围你，你无色无味。无影，而无论你是谁，以及谁，哪一个，哪一种什么，你已经不知所踪，所终。你在后门山的山顶它的海拔不会超过一百米，最多五十，在那个高的山顶上你仿佛如同一片黑影，那也只是因那里远。一个山顶通常明亮但整体在天空以下总归暗淡，因此，你黑影。或有时这黑影忽明忽暗的你在哪里做什么呢？无论是些什么，念佛，休息，玩，吃东西还是躺在岩石上偷偷哭，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哭，从不。你有没有泪腺？还是主动气化或影子化或虚拟化这类玄术，你都不可能实际得道升仙。没那种缘分。说不灵清，缘分什么的，黑乎乎的，无色无味，更没有阴影，缘分可理解但无法解释除非你去念佛，是一种

动态流体现象你不知道。俗话说，凡事都得讲缘分。凡是东方的，它就无非无法解释。也无须解释。同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当然就要支持。反对一个山顶呢？也行。反对私有制呢，反对一切反对，都行。但你不反对。反对累，无效且总归不知所终以及不鸟鸟之，那还反对个鸟。而你不反对，只是反动。而有时你动都懒得动，在一个山顶躺着，也不念佛经，也不去呼吸，也不是说那种状态便是一种沉默或死寂，仿佛缘尽。谁知道呢，无论如何，最终，你都不能下雪。不是因为缘分未到，而是雪，无非也是一种假设。不能因为在一个冬季的山顶，下雪会自然发生，你就会下雪。并没有这种天理。在实际的一九八六年，当地并没有下雪。连下雪的迹象都没出现，群众觉得奇怪，也不奇怪，他们群众，关心天气，对气候敏感而不是别的。即使他们与你类似，穿着鞋子，类似的鞋子，解放鞋，但他们不知道，下雪无非只是一种假设，只是为了讲述的需要。它的重要性与反对、黑、一个斜插在路上的硬脖子鸬鹚、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塑像以及天空的空荡无非一致，没有大的区别，不存在形而上下的分别，它们同等。也就不存在哪些重要，哪些次要这类排序，对于你的讲述，它们既不是必须，亦无所依靠，与你亦无完全的关系而只是被它们

包围从而形成一个你的大概。否则,你无从讲述,反复不知如何开始,而只是在那里。甚至那里又是哪里呢,你必须有先天的一个假设你才能一次性出现在那里,穿着鞋子也念你的传统老经并且无论谁,作为一个你,这已足够。而实际上,你正是这样开始你的讲述,在一场假定不可能出现的下雪中,你黑。没有明显形状与姿势,你在那里,一个被称为那里的哪里,而你正好熟悉。你一旦从那里开始,你将进入一种一无所知,荒芜,忽明忽暗时而茫茫一片而根本无须假设,仿佛这些自然而然跟着到达,你接住便是。正如你张开嘴巴,接住一些雨水。看着鞋子移动,你跟着。远远看见一个山顶,你也就走去山顶,以为那里会下雪。而为什么不是下钞票纸呢?你从没想过。也就是说,那会儿你已经是自然主义而不是一个香火主义者,饿了不去睡觉,困了,也不吃饭,也不刮胡须,洗澡,即便穿鞋子也不穿袜子,从不。你是,无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恐怖主义者,这样的一种假设。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黑。而你有时全黑,一无所知。那样,你就去了无底洞。你是怎么去的?你不去。而只是在那里。与山顶的明亮不同,那里黑。甚至全黑。既全黑又封闭,这点与山顶不同。山顶至少有一半向天空开放,至少有一半空荡。即使不下雪,至少也有下雪

的可能性。而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寺庙总是建筑在山顶的原因？你可知道。难道和尚们不知道山顶上缺乏水资源吗。他们一定清楚这个情况，只是不在乎。因为他们和尚，非群众，也就无所谓生活便利。打水，烧饭，念经，睡觉如此反复，他们只想着清静，远离大多数世俗烦恼与社会变幻，他们也不养兔子。他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许是水土不服，他们，那些和尚道士尼姑之类的都离开了，跟着一朵云一定不是乌云离开，在无论将军庙还是玄谈庙，还是什么山岗上的小型土地庙无非空荡荡的，只留下几个结着蜘蛛丝网的菩萨。瞬间消失殆尽，他们如同遁行去了别的社会，谁知道。而无论他们去了哪里，西天还是玉帝天宫阴曹地府什么的，一定离群众远远的这是肯定的，他们可不傻。获得菩萨的支持，也就永葆自由。这正是他们的玩法，统一且历史悠久也漫长，自成一派。而你不玩。对于过于虚无缥缈抑或古怪的东西，你不玩。你即便絮叨，如同念佛经，那也是出于生理需求需要释放体内的坏能量而不是真的信仰，没有那种对象，你不相信如来佛，不管什么佛，未来佛，过去佛你统统不信。那你信什么呢，你忽明忽暗的是否清楚。你没有知道，不去思想这些，黑如菩萨你无须通晓万事万物，它们都在一片树叶中，而你有时玩树叶，

它有少量汁水，你塞进嘴里咀嚼它们。嚼碎后，过滤出其中的水分，养料，让它们进入你的食道、肠胃，等过些日子又统一排泄出它们，完好无损，并不会因为你所做的功而有所破坏，俗话说，万事万物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你有时吃的是佛性，它告诉你什么了吗？无论那是何种密语，觉悟以及启示、偈语，没有经过适当的翻译，你也就无从理解。它们不是语法结构太过繁复，意味深奥，指向含混，抽象，不着调还是与农耕生产又有鸟的关系吗，你都不知其所云。你只有词语，没有句子，苹果是苹果，水就是溪流里流淌的水，而不是溪水流淌，永不停歇逝去，你没有概括这些自然动作的能力，因此，你也讨厌模仿。你不学习这些劳什子，不随地吐痰，大小便，不乱说妄语，这些是一个马达加斯加狐猴要做的事，或一头高山狒狒，你不知道。没见过它们。你也就是说，或者不说，你没有什么要说，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说以及如何说，你不说，只是讲述。这有什么不同？两者都需发出声音，也无须发音。你不知道。但你知道，在这种脑壳里的语言系统漏洞百出的情况下，就算是万能如佛陀也救不起你。好在你也无须被拯救，同时你也省去了自救，以一种大概的面貌反复活着即可。反复也恍惚，活着就是胜利，而无须解放不是吗，你是穿鞋子的！这就够了，

充分且必要，作为一个你，一个假设中流连于天地山水之间，有时来到山顶揽胜，时而在寺庙过夜（毕竟是个可以避风遮雨的去处）的独一无二的你，你已不可能被模仿，超越，因此你也就没有价值，不产生供需关系，而这一切只因你不迷信菩萨，不相信。也不是，菩萨分很多种，此菩萨彼菩萨，彼此菩萨。有有肉身的，有空泛的，菩萨数以万计，千万级，无量无数，多到没法弄清，总有一个是好的。要是好的，那就信。反正也没损失，不会吃亏。你要是知道这种朴素的原理、价值观什么的就好了，你通常不知道，茫茫一片不关心这个。但保不齐有时忽然忽明忽暗起来时也是知道的，谁知道呢，菩萨保佑。所有群众都这么说，他们说，啊，这事还是要靠菩萨保佑。大慈大悲菩萨保佑，让我们度过难关什么的，让那个坏东西去死，一定要让我们家人畜兴旺啊，我拜拜你，菩萨，关帝爷。他们跪下来拜，心诚则灵。那些群众，那些香火主义者，他们实在也只能相信菩萨，不穿鞋子光着脚掌的全身涂上五颜六色的狰狞菩萨，或慈悲低眉，或庄严肃穆，或开怀畅笑，什么造型、类型都有。各有其功能。有大，有小，偏瘦的，脂肪富裕的，脚踩祥云，腰缠飘忽丝带，也有手持宝剑、琵琶、雨伞、三节棍之类的金刚，它们是菩萨吗，还是罗汉（唐三藏也是罗汉），

还是神仙，总之五花八门，全部拜是拜不过来的，只能统一拜，只要是菩萨，无非也就是菩萨，挑着拜，看哪个顺眼拜哪个，反正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也就是说，从他们那朴素的价值观来看，宁肯信其有，也不要去否定。否定总是很累，需要动一动脑子，总归需要去知道点事物的另一面，需要再三思量，这太累，且有时也有风险，搞错了怎么办，一不小心惹毛了菩萨怎么办，担当不起，实在也是不划算的，所以拜总比不拜来得心里安详些。无非只是跪下来，双掌合拢，磕几个头而已。不说这样就万事大吉了，这也是不现实的，只求心安理得，在阳间能积累一些德行无非也是好的。这没什么。对于你，你的讲述，无非只是没有菩萨，你就不知道开始，你的讲述也就永不会有实际着落，何况你是对谁在讲述呢。也是没有的。由此可以总结，你不是没有信仰，仰望着相信某种高高在上的东西。这有多难？要相信一个东西有多难？一只鸡，一株停在路边的随便什么树木，抑或天堂那种高高在上的概念，善有善的报应诸如此类，难吗。还是说因人而异。那么，实际相信呢。一个人实际相信能量守恒，有什么好处。另一个人实际相信供求关系，信一头鸟可以停在空中不动，她信。她也实际相信尼姑无法转世投胎，下雨是因为，

她在想，她想，也许下雨是因为什么呢。她不知道，忘了。而一头鹅停在村口路中央完全不动，不管刮风打雷，那一定是因为它得到了某种启示，魂魄入了迷。这些她都实际相信。并且实际上也没得到多少大的好处，不信白不信，只是相信。而你主要忽明忽暗的有时茫茫一片不是一个人，不是像她那样的另一个人，你无非是不信的。没有那种信的能力。你不信菩萨，也许是因为你觉得不信比信容易。那种年头（一九八六年），能吃上一口饭就阿弥陀佛了，还去信个什么鸟。相信总是难，尤其实际相信，无非一种泡沫，一点儿安慰，有时也是一句空泛而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口号，都行。无论信还是确实地去信，也就信而已。你也信。你信呼吸。那种吐纳，那种你可以轻松驾驭的动作，它均匀，有序，反复，你喜欢玩这个。这是一个机会。一件宝物，随身携带，随时随地想玩就玩，比着玩也行。跟一头水牛比，它呼吸又粗又重。要是跟一头猪比呢，那优势就明显了。猪鼻孔朝天，摇头晃脑，总发出那种噜噜噜的声音，那不是在呼吸。猪只有在放血时才发出那种嚎啕呼吸声，冒着热气，不一会儿也就断气了。你有时在大道地看他们杀猪，抓脚的抓脚，拉耳朵的把整个身体都垂在地上，两条腿一个劲地别在杀猪凳的凳脚上，几个人把一匹猪按

实按稳了，就等着杀猪佬给它放血。这时，猪的肚子一起一伏的，嗷嗷叫着，你也跟着叫。大喘气，比谁的呼吸大，比哪个叫得响。哈哈哈哈哈，你叫个卵泡啊。杀猪佬提着那把尖刀走过来说，又不是杀你，你喊什么东西呢。他把烟头一丢，转身过去就往猪脖子处捅进去一刀，那红晃晃的血瞬间飚射出来，射在早就准备好的脸盆里。那脸盆里原先接了一点温水，是加过适量食盐的。你这时嘴里已顾不得念经，只是陪着猪嗷嗷叫着，一边冲过去抱着道地边上的那株大梧桐树，用屁股不停顶、撞击树干，仿佛那里有个什么洞。你撞得猛烈，嗷嗷嗷嗷叫着。与此同时，村长家那黑乎乎的门洞里也发出那种嚎叫声，如同天籁。几只狗在不停吠也打转，而那几只老鸡早飞去屋顶了，在瓦片上啄食，只有云停在天空的空荡中不动。嚎了会儿，猪也就熄灭了，你跟着停下，从粗大的喘气中缓缓恢复至平稳的呼吸。这确实好玩，但不是经常能玩到，要在过年过节才行。你有时夏天只能跟树丛里的知了玩这个，明显没猪、鹅、鸡这些东西好玩。你有时看见有人偷偷摸摸打狗，你也会跟在它们身后。一棍子下去，狗通常只会支吾一声就没声息了。狗是属土的，一般情况下，只要埋在土里，过一夜也就能活过来。不过，无论如何，你有一点是知道的，

你从不吃狗肉。而有时即算没下雪，你在无底洞待着，洞里黑乎乎的，你主要就玩这个。望着洞口外头的乡村风景，你一边用嘴自动念着经文，另一边必然用鼻孔吸气，也呼出废气，一个物件竟然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实在好玩。你哪儿都不想去，一直待到天黑，也不睡。这无非也是一种可能。你在讲述中从不规定内容，有，也只规定它无须有，随便。你只是讲述。不讲也行，就像现在，你突然觉得全黑，也就不讲了，让它自然停着。月光下的山顶。接着，你开始大口呼吸。

吃东西，现在。饮水，进食，在泥潭里翻跟斗，排泄，睡，你不睡，从不，你玩，在无论任何时候，你只是不睡觉，你在水底沉着，呼气与吸气，先吸后呼，无非这些，你嗜好念经，唠叨，即讲述，你在讲述絮叨什么无从知道，你无从知道与被知道，你黑，以及全黑，躲在无底洞以及你始终穿着鞋子，时而脑壳中茫茫一大片时而忽明忽暗，连续散步，在乡村的腐败空气中穿行，在田畈、茶叶山地、有时番薯地里，雨后还滴着水珠的密集竹林中，在群众包围圈以外，他们一个是一个，没啥大的区别，都穿着破洞鞋子，帮着裤腰带，你要躲得远远的，越远越好，那样你就远了，就来到了那里，在关公那漆黑平坦的膝盖上，或你静止不动，只

是在那里，一个山顶那样明亮的地方，有时，在大队社屋的屋檐下（那里有几个燕窝，但没燕子，有好几年都没见到），这些地方你都有可能在，在一支瀑布的斜对面的岩皮滩上蹲着，搜索那头熟悉的翠鸟，是翠鸟，而不是别的任何种类的没有色彩的鸟儿，它们不同，在一九八六年的《百鸟无踏》中它是一头灰鸟，是不一样的鸟，鸟而已，鸟与鸟相互不欠，你当时在那里吗？不在，那是另一个一九八六年，不是同一个时空，你散步但你不可能穿行时空，你在所有任何地方，以一个第二人称，但你不在那个那里，与你无关，无论你是谁，什么，一个什么你，出于讲述原则需要，你一律被排除在外而只能在现在、此刻的那里，现在，你饿了不吃东西，困了当然不睡，你无法入睡，就这么回事儿，你不下雪，这点无须重复以及反复强调，你只是一个大概即可，不可能实际代入，在你的讲述中你无非无法代入你，即使你黑乎乎的，宛如坐落在玄谈庙里吃灰的菩萨，也只能这样，你玩你的，抑或有时星期三天空忽然暗下来，你全黑，黑到你不知所以，那会儿你又在哪里？在前门山半山处的那个洞里玩，你总是独自玩，你要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种单独存在的状态，无非也就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围绕你，举起一只手臂不算，你洗澡，

你是不洗澡的，最多清理一下毛发，就像鸟梳理羽毛，这是雨的事，与你无关，你下雨了你去站在雨中，让雨去清理，雨水是一种很好的溶解剂你天然知道，你只负责放屁即可，或抹掉眼屎，拉屎后擦一下屁眼洞，用溪滩上的鹅卵石或者随便什么绿色树叶子，只要它面积足够大，乱草蓬蒿也行，只是那要先把它们搓捏成一团，你总是装着一袋鹅卵石，光滑、乌青，那种几十亿年来不断碰撞，挤压，石子与石子相互摩擦才有可能形成的椭圆形状，比行星轨道还完美，一种有魔力、神秘的几何形状，完全切合屁眼洞外沿的弧度而不至于擦伤皮肤，或更简单的处理方式是啥都不干，等着尿迹风干，自然脱落也行，你不喜劳作，这实在也是美德，不过不用担心，你有充足的石头子，排泄完粪便后你随手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鹅卵石子来，都是经由精挑细选的，随使用哪几个都一样，用它就到洞的边沿，擦去脏东西，你看不见那里，只能依照大概凭感觉，用掉一个，拿起来看一眼，丢掉，一个接一个，直到石头子表面没有明显的污迹，这个不能丢，要存起来，下次还能用，差不多就行，你提起裤子，把裤带扎扎好，那不是一根布条裤带，是一根野树藤，这是你从那些砍柴佬那里学来的，零时急救用的，你不一样，你喜欢这种审美，它自然，没什么比自

然更好，更美的，什么是自然，都是，自然以外无事物，自然大，最大，但你不会去砍柴，那是劳作，你只管念经即可，不去劳动，砍柴耽误事，大事，不管是不是大事，它也是个事，天底下无大事，无非吃喝与睡觉，而你又不睡，这倒好，还省了一件事，你的大事就是玩，呼吸，到处一个劲地玩，边玩边念经，你为什么不去写作呢？你认识字，用写作代替念经，完全可以这样，你有一种假设是以一个乡绅遗少的形象出现，并没有完全否定，你可以，你要是写作，不会有人反对，在那种时代，大家都忙，不知道在忙什么，他们不懂但也不会去反对一个文人，你要是写作，写写文章什么的，你就是一个文人，有文化的人，就有了另一种身份，这很重要，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你是一个文人，相当于你有了一种名称，你没有去写作，你可以哪怕在任何地方在毛竹上刻字也行，装模作样，搞搞作文，在香烟壳里，在乌龟壳螺蛳壳反正什么地方都能写，螺蛳壳里做道场，只要有铅笔，有讲述的冲动或惯性，你总是要说话的不是吗，不，你只念经，没问题，无论你一天到晚念经还是不说话，你都可以去写，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地写，一句跟着一句，就像一句话从口中说出，来到空气中很快销声匿迹，写文章就是这样，写下一句，丢掉一句，无论

它写的啥，丢掉，忘掉，或丢在那里不管，跟着写下一句，无非这样，依靠这种动作，你赖以存在的时间就会耗去，你将忘了饿要是你饿，你甚至能通过它来思考一只母鸡的移动轨迹，云的移动轨迹，一群尼姑的复杂的移动轨迹，事实上，所有轨迹你都可以通过写作来分析，判断与思考，你不思考，只是忽明忽暗，你有时在耳朵上别着半支笔，是那种木匠用来描线的红色外涂装扁平笔头，你是在哪儿捡到的，不可能随便捡到，在那会儿，在当地就是连一根完整的绳子，一个塑料袋你都不可能在路上随便捡到，更别说一堆牛粪这样的农作肥料，还是谁送的，反正你有这样一根笔头，你完全可以用它在墙上练字，画字，写字，跟着那些字练就行，什么农业学大寨，少生优生，严禁用火铳打鸟之类的，你有一把火铳，但你从来不用，但你为什么不去写作呢，写作多好，清静，又没污染，你有时站在溪滩上对着水流说话也念经，这实在很难分清楚，但它仿佛就是在写作，有时长久看着一头翠鸟的背影，而不想起任何什么你是在写作吗卢照邻，不知道，写作需要去写，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擦掉，涂改，来回组合，用那种笨办法，你不用，你只须一句话一句话地写，就跟玩似的，你也不想玩，你实在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复写一句也行，

写什么都行，可以写鸟，写写历史，是的，你没有历史，你是你的灰烬，你空荡而茫茫一片如泡沫，那样的话你至少也可以写空荡啊，天空的空荡，乡村的空荡、黑，茫茫一大片都可以，都是一样的，机耕路上的空荡，一个空荡的山顶，明亮且空荡，但主要是暗淡，整体暗淡，你无非没有什么不可以写，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写念经，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什么佛，没什么不同，念经与写，对于你，它们无非没什么不同，都是一种肢体活动，用来度过时日，因为妈的，俗话说，那日期临近了，而你全然不知，你有时是一个阴天，阴风阵阵，你望着云移动而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你只有词语，连短语都无法组织，也就是事实上无法去写作，无法真正讲述，你不知道那是一朵云，云，你知道的是这个，而不知道那是云的移动，你最多最多知道那是乌云，那是什么？云或乌云，接着你便什么都不知道了，仿佛大彻悟，又仿佛在悔悟什么，你是无从知道的，望着它的变化，却不知道什么是变化，无从知道，但这会妨碍写作吗，也是不会的，并没有规定说写作必须一句一句地去写，一个完整的意思接一个完整的意思，谁规定的？没有，你大可写云，一个单词，云云，同样的两个单词，乌云，另一个稍许复杂些的词语，但也正确不到哪里去，可以写鸡鸭鹅，

或鸭鸡鹅，鹅飞，鹅与鹅互啄，打架，反正这些东西到处都是，山与溪水，一个山顶，树洞，粪便，到处都有这些东西，整个乡村方圆十里内无非都是这些玩意，肉眼可见，它们是什么？东西，玩意，无非都是，你总能经常看见，你无法躲开，也就是说，你最远到过哪儿？去过甘霖镇以外的地方吗，不知道，县城以外更远呢，埃塞俄比亚，火星，你不可能徒步去那么远的地方，这没有意义，这说明你有记忆，模糊，茫茫，但你只要是记忆它又清晰，你从来没有走出那么远，一定有你的边界，地界，你可清楚？你要是明白，就无须再去假设，这就像你无论如何假设，也不可能真的见过大海，它太远，比你还远，离乡镇府往东至少还有三百里路，在天台县还要外面，你最多听说过，不可能实际到达，也就是说这是默认的，大海啊，沙漠啊，大江大河，山海经啊这些都与你无关，这无须假设，因此你不可能是一个浪花，这种东西虽说溪流上也有，但在当地它通常被称作浪头而非浪花，你没有浪花这种词，要是你写浪花，那么你很可能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花，你知道映山红就是柴垛花，红的白的玫瑰花，粉红色榆树花，路边野草上开的什么碎黄花，各式各样花你见过不少，它们无非开放后凋谢，打开后很快枯萎，这你是知道的，可是浪花，它又

怎么开放呢，开放后又如何枯萎，这太恼火，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看见机耕路上的一支送葬队伍，稀稀拉拉的，最好天空还下点小雨，你停下想，仔细想，翻来覆去想却怎么也想不起，也不知道要去想什么，其实，想什么就写什么，无非这么简单，但你不写，这大概便是你不去写作的缘故罢，你只是大概，对什么事，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无论什么事与物，菩萨还是鸡，你无非都只有一个大概，比如菩萨有好有坏，好菩萨去拜的群众就多一些，反之，冷清，在那里吃灰，你知道多与少，天然知道，但也就大概知道，什么是多？仔细去想，你又是不知道的，而鸡可以吃，会生蛋，雄鸡会报晓，一个群众会死，房子总会垮掉，被山洪冲垮，而溪水总有涨有落，天空总是会下雨，也会晴，诸如此类你统统是知道的，大概都是这样，无非没什么稀奇，新与意外，狗会交配也会吠，无非这样，羊群总在机耕路上拉屎，一粒一粒的，一边走一边排泄，一边觅食，那还写什么呢，不存在这个命题，你只要玩即可，你不睡觉那也是为了玩，东玩西玩，而不是去写鸟的作，那最多是菩萨的事，它们最空闲了，清闲，寡淡，写作正好可以用来打发那种无聊的日子，愉悦事不关己的时光，弥补逻辑上的缺陷等等，但菩萨没有距离感，没有忽，菩萨平坦，并不适

合写作这种行为，这还需要论证吗？你不同，你尽管大概，枯燥，大部分时候潮湿、脏兮兮，神经发达但敏锐不在，历史空荡且你实际上生命已消逝得差不多了在一九八六年，即便有如此诸多不利因素，空泛甚至你荒芜而没有尽头无穷无尽，你仍是不同的，全然不同你可知道，妈的无论你是谁，哪一个是你，曾经是，现在又是什么，无论你什么，你在那里，哪里，只要已经在那里，你就必定不同，必定有一个你与所有谁、事物实际不同，你必定有且只有一个中心，无论这中心是什么，它必定在，风就这样吹起，无论你如何扩散、展开，你必定因它再次收拢，重新回到自身，你必定有一个自身，它在，且就在那里而无论你是否知道，在意，它就在那里，你能摸到，就在肋骨之间游荡，在有时也在脑壳内部静止不动，是它，它必定黑，有时全黑，在聚拢你，使你动作，叹气，感到饿与反复在茫茫一片中漫长而无始终地念经，在忽明忽暗之间行散与山水间顺利走动，引导你系紧那根鞋带，测量一片树叶的宽度，告诉你如何挑选好的鹅卵石子，远离洪水，仔细望着翠鸟的背影而实际不想起什么或站在一个山顶那样的地方咏叹自然，无非都是因它而起，因它熄灭，它就你，是它在形成你，而一旦形成你，你也就只能抚慰你，你也就必须去写作，

没有什么可阻止，你去写，一个字一个词语地写，哪怕就一个字一个单词又何妨，哪怕就一个句子譬如阿们，阿弥陀佛又何妨，放开了写，写作不是劳作，你大可以写，玩，同时又必须严肃，为所有人、事物去写，这个那个群众或亲戚写，不过你已经没有亲戚，好的坏的忠的奸的无非都已经没有，他们都跑了，而无须为你单独去写，那没有意义，当然你原本就没有意义，连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又不是一场事故，你是不下雪的，下雪，那是一种可以不断重复写的事物，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种无穷无尽的东西，尤其适合用来东一句西一句地写作，你不写，不知何故，或根本就没有缘故，实在可惜，也不可惜，你选择了另外的玩法，从夜晚一直玩到天亮开，跟玄谈庙里的菩萨玩，也跟石头子玩，跟云、鸡、鸭子玩，有时去山顶爬树，上吊，呼吸，那也是玩，你讨厌松鼠，总体上又喜欢猫，猫有九条命据说，而松鼠是什么东西，松鼠不是黄鼠狼，它们不同，反正这两种鬼鬼祟祟的小东西你都讨厌，也不完全是，大部分时候也觉得无所谓，大家又不认识不是吗，你实在对这些都是无所谓的，无非无所谓，玩而已，要是实在有什么所谓，那么你也就不该茫然一片而一无所知，辛弃疾什么的，暂时就先这样。一天过去。一天成了这一天。这一天是哪天，既然已经过去，

这一天消失。有没有这样的一天，比如昨天，一个已经过去的一天，你在这一天。在现在来说的这一天，在那里。缓慢，这一天。这一天已完成。自动，且毛糙，在所有这一天中你在其中的这一天，正好在。这一天大，缓慢与黑。你也大，缓慢与黑。无论你是不是举着手臂，这一天首先大，粗糙，在你的照映下，它缓慢黑下来，是自动的。是已经过去的一天无论哪一天。这一天，一九八六年，要是这样假设，那么我们暂时回到这一天去。你在那里，还在。或一直在，只是，你在在什么？不可能不在，既然是过去的已经消失的一天，在你映照下它大又黑，又那么缓慢，仿佛静止没有移动。仿佛一间印刷厂，机器开了吗，仿佛是打开的，能听见轴轮空转的那种声音。三个仿佛。仿佛升起船帆却忘了系紧绳索在这一天。你没有忽明忽暗，全程没有茫茫然一片，你黑。全黑，这是肯定的，无须假设。你一黑到底，黑到没边。只有洞口的那束光线，它亮且实际。想起了什么？你没在想。你想起什么，就能说出什么，不是吗，无须转化。你没说，持续且反复念着这一天的经文你相当于在沉默。这样，你的感觉就很好。你不产生信息，这一天你实在黑，无须玄谈庙的菩萨保佑。你坐在洞里。屁股着地，两根脚交叉盘坐，面向洞口，你是你的黑菩萨，

完善，清澈，你在这一天不下雪。不下，统统没意思，你看见一只母鸡蹲在鸡窝下蛋，还是在孵蛋？觉得没什么意思，跑了，你去了前门山上的那个无底洞，玩。不知道。也许你是觉得黑，这里那里，在这一天光线明亮，到处黑乎乎的，你跑掉，躲掉。一些黑乎乎的群众在村堂里游荡，带着风，他们忙。吃饱了饭，很快又会饿，他们总在忙。要离他们远远的，最好的办法是跑掉，消失干净。松鼠也是。但松鼠不黑，这种啮齿目小东西毛发干燥。松鼠与降落伞。一种在松树上跳来跳去的鼠类，讨厌，它们吃什么东西，吃松鼠屎吗。狗总是吃狗屎，那只狗在吠，在发狂，发神经，要快些逃走，一定要快。狗凶，不是鹅，鹅还能对付一下，而且总能获胜。村里的鹅已经剩下不多了，只有一头雄鹅。它活了有两百岁了吧，太老，鹅头上长着巨大的毒瘤，它傻乎乎的。有没有黑鹅？穿鞋子的鹅，你不知道。你不吃狗肉，也没吃过鹅、虎、仙鹤什么的，你还是快些逃开，天空越来越亮，你快要黑昏过去，此地不可久留。你闻到一股腐败气味，像是猪槽里的汤水坏掉了，不知道从哪儿飘来，仿佛观世音的短裤头在冒着热气，都有可能你视力良好，对气味尤其敏锐。也就是说，你是听不见的，但假设其它动物性感知器官功能正常。一切为了行动，

枪口必须朝内，你有时必须远离危险你可知道，无论黑，还是，你刷牙了吗？你从不，还是空气中弥漫着什么悔悟，这一天很快会过去，也就是说，假设你的实际讲述从这一天开始，这一天也没什么特别的，除了它黑。可什么又是黑呢？你认识但不知道。黑，暗的一种，无色，无味，黑不是物质。黑也不是光的反面，无处不在，黑无法实际看见。黑实际上是信息的缺失，相对于信息混乱而产生茫茫一片，黑表示信息的移动停滞，表示一种极度缓慢，当一朵云停在天空的空荡中不动，那便是黑。黑不是空荡，相反，它密闭、实心，黑有黑的特殊属性。而你天然认识，尤其在明亮的光线下，那黑明显。影子不算，它只是一种低维的呈现，离黑还很远。也就是说，当你也远，不需要多遥远，你便是黑，黑成一个黑点，尤其下雪，你更远，也就更黑，缩小，直至在茫茫一片中消失干净，你与黑一同从时间内部退出，进入最深的黑，纯黑。黑无止境。黑作为物理宇宙与整个虚拟世界的背景，它绝对且不动，这就是黑的大概描述，无非表示一种完全稳定。而有时你看到黑，脑子昏沉，那仅仅是因缺氧，供血不足而引发的短暂性幻视，并不是本文所表达的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黑，有时全黑，它并不是一个虚头巴脑的修辞，它实际，包括忽明忽暗，茫茫一片，

它们无非是你的生理症状。是实际摆在那儿，尽管你无非也是一个假设，但你在并实际在，在那里。这点已无须赘述，你只要穿着一双解放鞋，并且保持念诵那套传统老经，你就已经在那里。而不会过时。甚至只要你的讲述不结束，你无非就一直在。而只要你在，你引以为屎的黑乎乎的你的乡村，你为空的历史、错综的散步轨迹以及忽明忽暗的想头诸如此类，一切便都在。在重要。在意味着你即使假设但并非完全，你有事实的部分。无非也就是说，在与不是在是一个原则问题，你以你的方式在，且只能。在诸如无论任何地方，那里、这里，你不在这里。永远即统统不在。那里，以那种方式，那就是几乎不可展开的那种黑，整体且全部的黑，也只能这样，黑中，你象征性举着一只空手，从未放下，没有与之对称的事物，你也不需要。对称意味着虚无，而这一天你已然全黑，何须鸟的虚无？你坐着，在松软的草铺中枯坐也咀嚼草棍，这不妨碍你同时念佛。你一定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才建筑起那舒适度堪比鸟巢的，什么呢？地铺吧，这个称呼合适，在你的私人无底洞。你不是经常去那里玩。那里幽深，不好找，这既是坏处也是优点。你祈祷，对着玄谈庙里眼睛乌珠凸出的暴戾金刚塑像，你喜欢它的样子。不要让群众啊猫啊狗啊的找到，千万不能，

你祈祷，打滚，到寺庙院子中央的那株古松树那里去玩爬树。一千万个不能，一亿，万万亿，阿弥陀佛，陀佛阿弥，关帝爷保佑什么的。你一定要塑像发毒誓。它好像发了，动了一下。忽然动摇了一下，在阴气沉沉的大殿中忽然就那么动了动，一些灰尘从它表面抖落，它发慈悲了。那就算答应了。但你还是会担心。要是菩萨骗谎话怎么办，你可没给它烧香火。那些老太婆，善男信女，她们以前打菩萨，敲掉它们的头，双手双脚全都用榔头去敲掉，现在又赶过来拜，她们良心去哪儿了，这世道。你仿佛忽然亮了一下，接着很快又暗淡下来。总是这样，你总是忽明忽暗，接着茫茫不知所以。不知道，你拜你的。菩萨无非也需要满足供求关系，几千年来都这样，没有无缘无故的菩萨。它们最势利了，无论菩萨还是和尚尼姑，统统要吃饭，调匹，拉屎，简直无法无天。你没有办法，菩萨最大，它答应就答应，不应也是它的事，反正你求过了，心安理得，鬼知道。反正你心里面真诚，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你不知道怎么骗菩萨，这需要技术，好比钓鱼。对的，你有多少年没去钓过鱼，想不起来。一年有多长？一个人有多长，一又是多长，完全不知道，你忘了，他妈的。无论多长，短，你仿佛还记得，你在怕拉废头那里钓过鱼，钓上来好多肮脏，

你不吃这种鱼，没有鳞片，像蛇，冷血动物，你总能看见蛇在水里扭曲身体在游，你不做梦，没梦见过蛇，你有时散步，走着走着仿佛睡去，在做梦，但蛇从没出现在那里，鸡鸭鹅什么的也没有，倒是会梦见外星飞船，它把你用一道光就捉了去，直接丢到月球上去，就是月亮，那个圆盘，镰刀，月亮上面非常凉，有一株树木光秃秃的立在那里，你有时走着走着会从机耕路上掉到水稻田里去，倒霉透顶。都怪菩萨。也不是，它们忙，不可能照看一切，大部分菩萨都不会分身。可以理解。但要是它们骗谎话怎么办，要是把洞抢了去，占洞为王，那就完了。那样你也只能化身菩萨，跟它们拼了。菩萨保佑，它们是不会欺待你的。其次，要是下雪又怎么办。下雪了，就会有人上山打野兔，打鸟，打洞，什么都打，洞可能会被找到。他们可能还带着狗，狗鼻头灵，它很快就会发现那个洞。只要洞里留有你的气味，它们十里路外就能嗅到，那些死狗，你不可能实际摆脱它们，咬又咬不过。不知道，你有时会担心这个那个，卫生所里的医生说过，这不是迫害妄想症，而是一种神经病。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不管精神还是神经，你多的是。你只要握住拳头，手臂上就会暴出碧绿的青筋，它们非常健康，你的感觉总是很好。造反？那是不可能的。你在这一天黑，但不下雪，

冬季还没来临，燕却老早迁徙去了别处，你的讲述也即将来到结束。那是哪一天？你开始你的讲述，春天？一个星期三，也许是在一个雨天，不可能还记得。事情不可逆，一旦发生，你便已经在讲述，从一根鸟毛开始，反复开始，如果它是一根毛，随便什么鸟的毛，什么酵母，什么供销社、农药、绳子诸如此类，什么拖拉机，那种手护拖拉机，驾驶室是露天的，一到冬天气温低，它很难发动起来，要一只手按住那个油门开关，另一只右手使劲快速摇那个手柄，听到突突声越来越响，放开油门开关，顺利的话也就发动了。这种事总要重复来上几次才能搞定，有时还得在机器上洒些滚烫的开水，就是这么麻烦。你的讲述不可能超出这些东西，最多最多抵达菩萨，无量寿佛，一些神仙道士，你实际上也没见过外星异形，在你忽明忽暗有时茫茫的脑壳中，不会超过一万个以上的概念，不需要，整个乡村加起来也没这么多，上至大禹治水，下至各式运动以及扩大化，无非那几件事物来来回回，农具，天气预报，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哭，闹，上吊，群众之间相互斗殴，鸡鸭鹅也是，钓钓鱼什么的，种田，种菜，你不劳作也就省却了这些麻烦，其次便是荡马路，散步，踱步，步行抑或行散，闲逛，这些事在你的讲述中总归会有所提及，否则，你何以知

道你在讲述什么？你不知道。也不关心。讲述而已，你无论它是不是从一根把控方向的鸟毛开始，没有开始，无从开始你的讲述。你只是讲述，在乌漆嘛黑的无底洞，望着射进洞口的那些光线，你反复念经，也不饿，反复到你都忘了是不是在念经，或者它无非只是另一种呼吸，但方向不一样，念经，或者说讲述，它向外。从身体内部扩散至外部世界，把声音以波的能量形式送到空气中，接着，迅速消失，以至于你来不及辨认，记住。这事多少有那么点儿稀奇，它们是什么？一些什么？或不是一些什么？你无非无从知道，不记得，你如果它是一根鸟毛，又是一根什么样子的屎毛呢，如果是一根绳子，它又有多长，这些你都没有概念相对应的具体意义，你都忘了。而那是云，从洞口望去，在那乌青而空荡的天上，白色的，是云。云，你有时这么念叨，你还记得。但不知道云什么，云的什么以及什么云，你统统不知道。云，云云，你只有这样去讲述，如同狗叫，去反复絮叨这种白色的仿佛，不知道，云仿佛什么？云轻，你感觉。这是能感觉到的，一件物体的重量，只要是浮动的，它便轻。你有时黑乎乎的，坐在洞底，感觉身体要浮将起来，往上升，至少也是在缓缓离开。你有这种感觉，也清楚那实在只是幻觉。你不睡觉，常常会有这种类似的

幻觉，就像那朵云。啊，那是一朵云。你忽然完整地 从嘴里念出这一句话，简直不可思议，你从未这样。云是云，何以是一朵云，那是一朵云，你感到愉快，重复念叨，那是一朵云那是一朵云，仿佛在念经。然后呢？你忽而又忘了。在那一朵云的旁边是另一朵云，两朵都是白云，然后呢。你不知道，只是发现那是一朵云，而不知道旁边的是一朵什么云，也是云，但一定不同，它们总归不一样，你可想起。你不想，你要是实际望着某种无论什么东西，一些树木，鞋子还是天空，你就忘了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简单粗糙也复杂，要是仔细去思想的话，指定会费掉好多脑汁水，而为了方便，你便说，那是云。那不是悲伤。不是罪过。那要是云，它便不会是悲伤或一种罪过。有没有一种云的悲伤，反之，悲伤的云，你不认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念叨着并且感觉有那么，不多，就一点儿的悲伤在升起。这是怎么回事体呢，念到悲伤，你便有一种仿佛悲伤的幻觉，你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你眼屎朦胧，但知道它一定是幻觉，云也是。那一朵云，白云，就在后门山的那个山顶顶上，仿佛在山顶上伸出一根手就能抓到，但实际到了山顶，那又是不可能的，你懂得这种远近关系，你从这里，不，那里，从那里，后门山中间的无底洞的洞口望去，正

对着那个山顶，这就是风水宝地的含义，你有时觉得你的前世是一个道士，天然懂得地理环境的重要性，你望着山顶，感到黑也舒畅。也许整个这一天，你都愿意去观察那个山顶，这很好玩，你去过那里，玩。没有下雪，你躺在山顶的那块岩石上，你一直没有下雪，垂直望着天空方向，那里有什么，又是哪里？你从洞口望去，那里明显又有些不同。似乎不再那么空荡，没那么大，远远的，它，这种空荡缩小，小到只有手掌那么点大。你打开手掌，放在洞口和眼睛之间的位置，透过手指缝，凑近了仔细望着。这要来得困难些，仿佛那天空更远，也更，怎么说呢，模糊。它跟你的手掌离眼睛的距离有关。拉远些，容易观察，过近，你会头晕。你数了数手指头，从左至右，正好四根。不算上大拇指。你的手指头相当灵活，可以做各种动作，无须借助外力，它们能自动。那些指关节都很听话，随便动哪个都行，一个一个动，还是一起动，那是种什么动作，像抓，也像是挠痒，你也可以让从左数过去的第三根单独翘着，在所有手指头中它最长，左右手都是，左右手中的这两根手指头无论从一只手的左数还是右数，它们都是第三根。或严格来说，要是两只手的手指都算上，那么一根是在第三根，另一根是在第八根，你不会数错。你对左右的

概念敏感，不会有错。左，它如何定义？这是一只左手，为什么是？它用了什么去定义？它不可能天然就是左手，手掌里没有写着左这个字。那么，它左在哪儿？又有多左。多左才算是左。这都不好说。需要反思。但反思总是滞后的，来不及。而那是一只右手。因为这是一只左手，那只便只能是右手。这没问题。但这为什么就一定是一只左手，凭什么就是？是谁通知你的，她的逻辑又是什么？这些你都不记得，不曾记得或只是忘了。反之也一样，另一根是第三根，那一根是第八根，根本没什么大的区别，它们对称。哈，又因为它们对称，看着就有那么点儿虚无，你不去想这个，反正它们是一些很好的手指头，每一根都好，各有用处。你握起拳头，让这两根手指笔直伸着，远远戳向那个山顶，顺带从嘴里发出那种嘘嘘的声响，大概在模拟弓箭射出的那种情形，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射出，能不能射那么远。反正这挺好玩。你就这样玩了好久。天空一点点暗淡下来，你也不知道。你有时玩高兴，就不再黑。不怎么忽明忽暗，感觉全身通透，也不饿。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对于你，饿又是什么意思。理论上来说，饿会实际发生于所有生命体中，是一件随时会抵达的事，之所以它是一件事，是它反应出一种需求的存在，来自于身体内部。你有时全黑，

没有饿。也就是说，这正好证明你的黑纯粹，全然。饿就像是黑中的一点光亮，一种指引，它驱使你行动，做出相应的有效动作。但你又是一个忘性大的生命体，有时玩高兴，也就忘了饿这件事。你不饿。你在这一天从没有饿，尽管这样去假设，这不重要。你在洞里待着，坐着也行，坐化也罢，哪儿也没去，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一天远离群众，也不愿意去与玄谈庙的菩萨们亲近，辩经，与它们一道敲钟击鼓，那里没这种东西，倒是有一面红旗飘在院子中央的旗杆上，挂了有些年头了，你看到鸡拉屎就觉得倒霉，逃离，只有这么一个想法，脱先。在溪滩上，你又看见几个鸭子，菩萨保佑它们，你对它们施了些法，把一些善的能量作用在它们身上。它们看着愉快。你也就稍许没那么忽。你总觉得忽，心在忽忽跳动，压都压不住。不知道这是一类什么体验，你忽而又觉得黑，黑乎乎的，仿佛西天又要派什么天兵天将来对付你。你又不坏，没做过什么恶事、大事、坏事不是吗，但这事是有可能的，要是这天是星期三，仿佛一个劫。每隔一星期来一次，你每天都算计着，有时也会忘记。来了就来了，劫而已，九九八十一难都得去经历，尝试，你有这种革命气概，可是，你又不会隐身。也没三头六臂，你的无敌风火轮呢？丢去哪儿了。你要是一头

飞鸟，怪鸟，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鸟，乱鸟还是凤凰鸟，夜枭什么的，你忽然喜欢上乘法算术，七七四十九，三八二十四，还是大鹏扇，你敞开叶股（翅膀）直接飞奔去西天，跟它们拼了算了，你这么一通思想。但也只是想想。你懒得想。也许是这一天你全黑，而洞的外头又那么明亮，你的想头毕竟也就有些许的开阔起来。整个村堂看着是那么明亮，亮又黑，你爬到村口的大香樟树的树冠上，躺了会儿。关闭眼睛，随便就那么挂着，但那种明亮又确乎无法实际关闭，无论你关得多紧实，你总感觉脑壳里空荡荡的，实在明亮，又不像是要下雪，你不适应，想着也许去找一个地方睡。哪怕不睡，你也可以休息。你已经很久，太长时间没有在理论上得到休息，穿着鞋子，理论上你就不能休息。这是规定，你规定的。其次，你又不能丢掉鞋子。你已经忘了这个故事，关于鞋子的故事。它可能是任何一个故事，与鞋子有关，一双凉拖鞋，一双破鞋，还是一对解放鞋，你无非不记得。只记得这个故事曾告诉过你，千万不要脱掉鞋子，会出事的。你没忘。你熟悉这类句式，千万不要什么，不要忘记阶级斗阵，不要划燃尼姑的那根火柴，不要喝醉了去水潭里游泳，无非一些命令式的祈使句，它们在你身体里总归无法忘掉。你坐在洞里休息。一个仅可容纳最多一

个半人宽，半人高度的天然洞穴，转个身都困难，但它同样舒适。它潮湿，发霉，但舒适，如同坟墓。不知道，挖洞，筑墓，那是卢照邻爱干的事，他古怪而神经，不去想他。那也许是放羊的开发的。或者就是你（但我的判断更倾向于由地质运动所自然形成。我去过那里，它可以说非常适合你居住，无须假设）。但你不放羊，看牛，养猪，你不劳作。但你又仿佛天然知道这个前门山的山洞。反过来说，你又是怎么发现的？无非不是菩萨的引导你就无从知道。也只有这么一种解释，否则无法解释，这就像孙悟空和水帘洞，武陵渔夫与桃花源，都是冥冥中必定的结果，否则就没故事可讲了而只剩下讲述这个动作。一根手臂举在空气中，那也是讲述。你从洞口望去，望着对面山上的山顶重复念经，无非也是在讲述，你不休息吗？再写会儿，我就要去休息，去睡午觉，你在洞里，在无底洞最好休息也睡觉。但规定从未改变，即你不睡觉。你黑，无须睡觉。你只要在任何明亮中感到黑，就那么一直黑着，也算一种实际上的睡觉。那么，现在，我脱先，你继续黑下去，记住，千万不要造反。明白。你明白。你只是听不见。你缓缓，缓缓中你放弃思想。”

“他们是谁？她们又怎么区分。以及它们，明亮的，白的，茫茫，像虫子又不像，它们是

什么关系。终究有没有关联，它们为何在那里，还在，始终在。那里又是哪里？这还是一个为题吗。不是这里。那里不像此地。而你又实在是那里的，只能在。不在所有其它地方，你只在那里。因为熟悉。与惯性，你在那里稳定且不动，你黑。你熟悉那里，可以轻易找到水源，饿了，多少能找到些吃的，因为你在那里熟悉，一直在，你也就熟悉。不要跳。你从不跳。不跑，你走路，荡马路，爬树，数后门山山岗上的坟墓数量，但不跳，有时，你掰玉米来吃，捡毒死的老鼠丢进灰堆里烤熟了吃，味道一般，你不睡觉，你去了一趟小溪对岸的那山上有时冬天，你去那里做什么？那山上有一个水库，很小，仿佛一个水塘，那地方叫九脚塘，也是一个水库。据说那里出现过华南虎，在解放前什么的，你大概还没出生，不知道，翻过那个山的山岗，不远就是甘霖镇市中心，你除了不下雪平常也很少下雨，甘霖，好雨也，你知道，你平常不去那里的。你一定去过，那里稀奇古怪，有两头门在街上，因为那里也叫两头门，就是那种贞洁牌坊还是什么的，那里街上什么都有，群众过于密集，他们就是群众。以及她们，各式各样的她们都是群众，黑乎乎的，群众总归黑且涣散，忙，但又没有它们来得多，无论数量上还是种类，它们是一些石头，草，树木，

一座总是被山洪冲垮的木桥，一座危险的木板桥，你不走那个桥，宁肯绕道去走乡政府边上的水泥洋桥，即便桥都是一样的，无非规定了一种行为的秩序，你有时跳，那也是在桥上跳一跳，双脚用力一蹬，身体射进空中，上升，自由坠落，无论怎么蹬踏，桥断不了，但也好玩。你好像领悟到了什么，不知道，你走过的桥比他们吃过的盐多，你就是盐，很咸的那种，盐也是它们的一种，柴米油盐酱醋，推着三轮车，单轮车，双轮车，没有牛车，牛在当地只用来耕田，是保护动物与财产，那种灰水牛或黄牛，也有牛贩子，赶着一群十几头黄牛，母牛与几匹小牛，不知道从哪来的，他也是一个群众，而群众总是忙着这些那些，难道他们不知道供销社里统统都有吗，而且门口还没有土狗在把守。你认得那块招牌，嵯县毫岭乡供销社，那里也被当成汽车停靠站。三天一趟，有时一个星期一趟，据说从县城里来的，那种两节头大客车，你都数着。汽油味很香，孩子们追着驶去的汽车一路跟跑，他们赚到了。而他们与他们又有些不同，说不上来，大概他们虽恶，但还没什么大的破坏性，整个乡村里全是他们的笑声，哭声，他们的色彩要比群众来得鲜亮些，但他们很少剃头，脏兮兮的，嘴角流淌泡沫，脑壳歪着，他们总跟地玩。地有什么好玩的，

又不能吃，他们玩蚂蚁，烧它们，在地上挖一个洞，玩那种玻璃球，要不就是扇香烟壳，或那种卡片纸，他们叫它封神榜，懂个屁，竟然把太上老君排在第一位，可以换十个元始天尊，这群屁字不认的白字先生，他们完了。也是，他们是未来。也会成为一个接一个的群众，他们会在这个乡村里长高，老去，接着消失，总是这样，一代不如一代，没完没了，要是不造反。不絮叨他们，他们烦，总在洋桥上跑来跑去，忽而又一下跳到水里去游泳。他们是噪音。与他们不同，它们外观上就很不同，毛竹是毛竹，与松树不同，谏楔，一种枝条柔韧性强的树木，这是它的名称，你能想起，它可以用来捆柴。而她们与他们又是怎么开始的？其中谁又是谁的原因，他们无从开始，与她们一样，她们与她们没有大的区别，都是酵母，发酵粉，是催化剂，造粪机，念佛设备诸如此类，他们统统属于这一分类，分类让人茫茫，还不如坐着，放松脑壳，呼吸，大吸入后大呼出，等着自然成仙，或自燃，鬼知道，还有比鬼更黑的东西吗？谁是鬼，他们都在坟洞里，大白天的不敢出来，不够黑，他们挤在后门山，几代几代的鬼，至少三百年的鬼都集中在那里，他们不像鸡鸭鹅、兔、猪狗等等禽兽那样打架吗，还是和和气气的一群好鬼，鬼知道。鬼念不念经，也就是说，

鬼有鬼的历史，传统，文化，仪式，家务，烦恼总之它们总是以烟雾这种不稳定的形式出现，鬼就是龟，乌龟王八蛋，王八蛋统治一切，乌龟子，而鳖只是它们的亲戚，现在，谁又是它们，究竟又是谁在讲述，在唠叨和念诵这些那些，有的没了。无论是谁，谁在讲述，谁就是你。规矩就是这么个规矩。现在就是这么个现在，没有过去，未来，只是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现在，但现在唯一，指一段非常小非常小的此刻，或只是现在，即不在开始与结束，管它在哪里，谁又能搞得灵清呢，除非你不在现在且只等于根号一，现在一个阴天，某年某月某日，无须代入，我们，我与单独一个你，我们重新又开始讲述，你的讲述，你始终是第二人称，无论单数还是复数，你远，以及就在那里，你在洞里待得太久至少待了一个夜晚了吧？睡觉了没，不会，你不睡，不能睡，你离筑基或顿悟、大彻悟还差那么一点点，再前进一脚便是悬崖，要坚持住，否则前功尽弃，全要报废。可这不正是你的目标不是吗，要是你有目标目的什么的，致死地而后生，未知死焉知生，孔老二说，以及更高级的生，你有时黑乎乎的，纯黑，站在阳台上远远看去，你已远离全部实际与是非而不知所踪，这也没什么。你在一九八六年的实际中假设不是在洞里玩，那就在一个山顶，

抑或玄谈庙附近瞎逛，无非整个乡村以内的这些标识性场所，人是功能性动物，你也很难例外。尽管少，稀薄，但你仍有人的部分，你的讲述正是因它而起，是你的最底层逻辑与对写者而言也许捎带着某种同类物种的关怀，玩，就像对雨的思念，仅仅因为下过一场雨，且在那里。但你就是你，而无须通过写作去完成你的讲述，你单独，唯一，你是不一样的，即便在风中你是一个愉快的乡村疯子你可知道？但在一场下雪中，你只能黑。你不下雪，没有具体形状，缩小，成为一个黑点，接着消失，无论如何去讲述，你无非也是听不见的。只是我们不会结束，我们区别与他们的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它们是什么呢，在一个即将倒掉的浪花中，还是在机耕路尽头，甚至在大量口号与标语中，亦或空心菩萨的心里面，均不得而知。也许它们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呢？或在你重复念叨的经文中的一种反复与无常？无论什么，它一定有原因。凡事都有原因，这原因波澜壮阔，复杂，忽，而你无非不关心，无从关心。这原因也必定势大力沉。因此，你时常仿佛一头乌黑的鸬鹚沉在水底，总是静坐在洞里完全不动，面朝菩萨时又极端活泼，而望着天空方向，又不知道在望什么。那里除了空荡与巨大，究竟还有什么知识让你长久望着？总是这样。因此关于它们

以及他们与她们是什么，最终会形成什么，什么又是什么，有没有最终，造反的理由又是什么，你坐在洞里或趴在山顶，你总归忘了。甚至停在关帝的那个膝盖上，你也不可能实际想起什么。茫茫大一片，你清澈但没法生成那种可辨识的画面。在历史中是这样的，你除了茫茫一片，没有额外的动作。这就像举着一根手臂，一只空手，举在空气中，无非也不想去知道在举什么。那么黑呢，一事物明亮以及它黑着，总归有一个缘由，一事物忽明忽暗有时茫茫一片，她不是尼姑那么她的理由只可能是什么？尼姑也需拉屎，吃喝，与菩萨谈爱情而不可能什么都不是，她们一定是什么，一头翠鸟也是，作为鸟的一种，它色彩五花八门、小巧而始终背对着你，这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你热爱你的乡村吗，它乌漆嘛黑的，你不睡觉而总是在睡觉，你无时无刻不在睡觉，黑，你缓缓，这些，它们终究有没有关联，你得到什么就丢掉什么，想起什么，停下想，接着忘掉，如此反复，全过程，全遗忘或正确说从不去记在脑汁水里，那里没有留下波纹，是什么造成你现在这种超态，无非又是什么导致你不分内外，白天与夜晚，你视力超强，在明亮的白天你是一头夜枭，而到了傍晚你又忽然不知所踪，你也就是说有时你会忘记脱离你而去，而去了哪儿呢，你不知

所踪，所终，以及所以而成了无处不在又不在所有地方，但你仍在那里！这就是所有为什么，只要你在那里（这无须质疑，你不管你多远也有限）你就成了为什么并且它就是原因。这就好比你为什么你的历史总是空荡荡的，但却总是穿着那两只鞋子，并且你为什么是你这种人称而不是其它，你不可能是我，他们。或兔子，你没有内外的分别，对村里的裴（注：寡妇）无感你也就没有对立面，你只是在斜对面，在任何一切事物一支瀑布一头鸬鹚还是鸹鹁什么的斜对面且永恒在，菩萨观世音保佑，你也在她们的旁边，安静，时而极端活泼，因为究其原因，这就是你。你即原因。因为假设不是，你又如何开始你的讲述呢，你无从开始你的讲述、念经的原因也是相似的，即因为你。即当你已经在一种结束的状态中，你又何须去开始？而你又是不会有实际结束的，只要你还在那里即便仅是一种假设，仅存于洞里，在玄谈庙大门的门槛上躺着，还是在无论哪个山顶，它们的海拔都不会超过两百米，不动，同时永远面向天空的空荡还是完全沉在水潭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它一定综合而无法描述）你便无法撤退。你不可撤销从某种意义而言，你已永恒且不朽，因为你既是所有为什么又是它们的原因，你的分裂是如此统一（它真有那么重要吗，

以及迫切)。单独，无解与枯燥甚至潦草，在重复与反复中缓缓形成为你专门的样子。这是起先就设定好了的，一种低海拔、中亚热带语言生物，全时段忽明忽暗时而全黑，周身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出乡村于淤泥气息且仅在那里。而不是其它。也就是说，你不会无缘无故去彻底爆炸。上吊，数钞票纸、粮票纸、布票、猪肉票，你到乡政府电影院看过影片没有？那种时代每个人都爱看电影。武打片，鬼片，大决战，淮海战役什么的，凭票进场，那种票可以用笔勾画裁剪出来，可以轻松骗过检票员，她是不是你亲戚？你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但看露天电影，在银幕的反面看，对着它念佛，施法，无端起舞。不是在那里，那你就爬到大道地的那株梧桐树上看，小便，爬到电线杆子上看，你总是很有办法，擅长攀爬，你有时离猴类近，有时蹲在路上用树枝撩拨蚂蚁并统计它们的数量，这太困难，它们动态，或喝农药水玩，你不玩，没有理由，年轻的武松经常做好事，在邻里之间口碑良好，乡族拥戴他，而你不会无缘无故去做一些意义微弱的事，因为道之在，庄子说了，不限于蝼蚁、杂草、碗筷与屎尿屁，而是无处不在，诸如此类选项，既然已经在一九八六年的超态中。并且不再有为什么。以及无须对这些传统哲学边角料进行过度思考，因为在原本

的假设中无非就没有这些。就像现在，你单坐在无底洞的洞底，保持住一种全黑，既是现象，又是目的。而无论你是谁，什么，曾经、过去与未来，你已统统一去不复还。你在洞中。已经回到洞中。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洞，自然山洞，人工洞，水帘洞，小，窄，鸟洞，兽洞，它黑，潮湿，你忽然不再念经，缓缓停下，仿佛来到结束。光线在洞外，它明亮而恍惚，而你，一个什么东西在洞里面，古怪确又真实，你仍是在的。在那里，远，当然必须遥远，相对于什么？无论什么，那也只有你，你远。以及黑，这无非确实，你在那里在黑乎乎的无底洞，没有底盘，你坐在烂草、树枝、瓶瓶罐罐堆起的地上，它舒适，远比山顶上的岩石来得柔软，平坦，仿佛关公是啊，他那永恒迷人的膝盖，成熟的水蜜桃，如同翠鸟那身巨大的背脊，那样，你又重新缩小，变轻，成为一个名词，一种名称，你，这种事早有迹象，当你有时忽明忽暗或茫茫一片你可已经有这类预感？你所剩不多了，还剩余什么？你是没有灵魂的，或全由灵魂组成，这是一回事儿，你缓缓，一点一点停下念诵，有些念不动了你感觉，它太长，陈旧，仿佛你每一次念都是在对它抛光，它也是会损耗的，无论多么经得起念，它终究会一点点损耗直至消失，迟早会这样，凡事都逃不过一个迟早，

先来后到的问题，是运气问题，不是运气问题，是吗，非运气或无非只是运气，一切乃运气使然，你出现在这里，不，那里，而不是别处，别处又是哪里，那个哪里，以及哪一种的哪里，地势高矮崎岖平缓，制度松密，民风是否淳朴，天气状况是否稳定，是沿水而居还是在鸟不拉屎的深山老林，无非运气，是投胎时机及出生点位的问题，你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掌控这些，你是剩余产物，随机，没有价值，只是剩余，是一点儿补充，或管它什么连补充都算不上，你反正黑，现在，而不是茫茫大一片，那自然是更好的，你有时也忽明忽暗，但这种情况似乎一去不返了，你有这种感觉、错觉乃至于幻觉是因为现在你仿佛正在停止讲述，怠速，感到来自身体或灵魂（有且仅有一个，椭圆形，亮？茫茫一片或通透，不好说，有时它看着仿佛一团墨乌踢塌的烂泥）的重量，它在发沉，倾斜，在荡散开去，它要去哪儿呢，不是这里，它要去也要穿上鞋子，不要跟卢照邻似的，光着脚走路，容易跌倒，坠毁，那就不好了，保不齐哭爹丧娘的事又要重演一遍，而且，并且要是下雪了怎么办，连路都没法走，不行，要是看见了，会让那些和尚尼姑笑话，他们一个个的都没头发吗，为什么，这算哪门子的供需关系，又何以见得没有头发丝的干扰他们就清静，自

然，就能升天，完全不讲道理，乱来，只是又有什么不是乱来的呢，你这样想，想起什么，你就丢掉什么，不，你不捡起，也就没有丢掉，你只是让它们就在那儿，简单经过即可，你一派干净，并且什么又是想呢，一头老鼠会不会想，诗集，内文纸张偏厚，发黄，偏硬，重，握在手中仿佛握着一块砖头，三百多页，两百几十首诗，使用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排列，每一个字代表一个单音节发声，那种句子延展，分行，体现出写了几十年作的老派诗人的功底，那种呼吸节律，改不了了，诗集不在书店出售，什么是诗？一种玩，阿什贝利，英雄如惠特曼，萧条简直堪比杜工部的潜艇，对，再让它下潜五十米，一种刻意，但可理解的有序的语句序列，总结完毕，先丢在马桶边的架子上，择日烧香，沐衣，搓手翻阅，一种简短的写作，诗，也就这样了，它不再时髦，好玩，大道理与感受都太茂密，也就是说，一只松鼠会不会像老鼠那样想，它们一定有很多想法，都是鼠类，但又不清楚怎么想，所以它们不说话，也不念经，它们只要脑壳里还存有一点儿的脑汁水在晃荡，就没法不想，一种运动，模拟与运算，它们实在是想了许多的，躲在田畝里，树冠上而为什么不像一头随便的鸟儿那样去天空中停着？静止不动，这就是它们低端的原因，

维度不够，或在山里，出现在橱柜里，各种充满诗意泛滥几乎快要溢出的洞中，对洞的天然记忆，从乌黑没有信息到豁然敞开，仿佛来到世上，那一瞬间，它们在想，要是冬天不下雪怎么办，它们想并思索，求索，下雨了又怎么办，四季轮回，路漫漫而修远，演化以及那种进化道路，它们要的东西与它们的想法一样无穷，分叉，可无尽深入，越是深入越是黑，乌漆嘛黑，想这想那，大概想想即可而不可能实际想通，那是次要的，它们吃草，也偷吃粮食，或不吃，饿着，发羊癫疯，总有这种时候，这样那样的非正常个体，它想起了什么没，一个田老鼠哆哆嗦嗦来到溪滩上，浑身战栗，皮毛湿的，一束一束像刺猬那样，它的皮白，肚子全白，而爪子粉嫩，它到溪滩边上去做什么，饮水吗，喂给它草吃它不吃，绝食妈的，有骨气，还是要准备投水自尽，不知道，这些古怪的小动物很难去分析，它们有它们的性格，规定，几千亿年来都是这样，无非这样，你见证，念经，替它超渡，忙了快一个下午，这东西吃是吃不得的，你听不见但能看见它是在哀求是吗，也不是，它只是不动，无聊，沉默，任凭自然发落，时候一到它就结束，它结束了，你搬来一些大的石头先把它埋起来，再专门找来一些小的光滑乌青的鹅卵石填塞空隙，严严实实的，不能

让它透风，再在石头缝里插上一根茅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你知道这整套过程，象征性磕三四个头，你走了，什么都没捞着，这就是运气，你有时饿在旷野在机耕路上在田间地头散步，顺便找吃的，不是纯粹的香火主义者你需要吃，什么都行，只要能消化，不能是石子，那种溪滩上路边的鹅卵石，它们只能用来擦屁股屎，你要是想吃东西最好找肉来吃，最好是老鹰肉，天上的鞞，第四声，地上的兔最美味，鞞，一种老鹰也，你不知道，这是老人们经常提及的，他们一个个瘦的跟鬼似的，而为什么不是龙呢，龙吃了可长命百岁，千岁，太岁，总之活得越久越长命，越有福气，活，生活，活着，活着就要做生活（劳动），生下来活着，无非也是一种玩，你饿了一天，至少一个礼拜连汤水没喝上一口，不如猪，这都不用假设，在一九八六年，猪还有泔水喝，泔水里还加了一层糠，你大不了继续饿一个礼拜，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空乏根扁毛，无非也是另一种玩，你有时黑乎乎的，几乎全黑，实在有些玩不动，缺氧或低血糖发作，但勉强还能坐着，挺着背脊，肩上扛着脑壳，你不能让它倒下，一旦倒下你很可能就睡着了不鸟鸟之，你不能睡而不论是谁规定的抑或谁的一种假设，你无非都不睡，张大眼睛，把眼皮用手

指头去拨开，撑着，用树棍支着，让它们笔直瞪着那个发亮的洞口，就这么个游戏，你有时不下雪而总感觉快要下雪但一定不会下你就来到前门山的洞里玩这个游戏，与季节还是气候无关，只要你忽而感到黑，茫茫一大片黑，它们是不一样的，忽明忽暗，茫茫大一片与黑有明显的区别，是不同的游戏，而你又不愿玩游戏，你不愿重来，初始化，你念经，重复反复念，动动嘴巴，但它不是什么游戏，要是非得去定义，那它就像吃喝（从外到内）拉屎（往外界排泄）笑，你不笑，从不微笑，沮丧，你没表情变化，鸟也没有，猪狗呢，无，你的脸部无表情变化，完全瘫痪，也就无法描述那算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表情，什么灾难，跟一株倒拖杨柳似的，无论有没有风吹动，它都低垂着，仿佛植被，仿佛漫长的忏悔，疑惑而又不知在疑惑什么，仿佛你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在那里仿佛丢了，而那里仿佛并且一定深、又黑，仿佛怎么都看不到头，也听不见回音，你也不喊，只是反复注视，就这样凝视着，就这样一刻都不能移开，无论你是望着一个雨滴，你接住，接在手上让它化成水，还是站在山顶望向更高必定也更空洞的天空还是只是无非一种绝对与空荡，无论你是望着，仔细看着任何一种什么，溪水流动，打雷，你是闪电，那也是一道极钝的慢闪电，

还是你驻足倚靠在大团门的门框边上，研究隔壁村那个老得快走不动的剃头匠给人理发，学习那两个铁匠师徒（一九八六年，冬天）在社屋里赤膊拉着火炉，锻炼废铁，他们食量巨大，你们一起吃，好吃，你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雪饼，无以回报，你站在一旁替他们念佛经，唱唱戏文，他们善，那样你就又有糖霜雪饼吃，它实在太好吃了，但你仍没有表情，仿佛羊咀嚼一个鹅卵石，是故意的，你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形下，你没有恐惧，你无非都是这幅年久失修的样子，不表达什么，也无兴趣表达，如同一堆死灰无法复燃，如同死去但仍鲜活，以僵尸的常态，即你的超常态，在那里，你不需要窗户，或在脑壳上开个洞，冒烟，透透气，你仿佛你就是一个洞，黑，实心，也许是你实在太倒霉了你可否认得？你不记得，没有音乐只有噪音，你便什么都不记得，忽明忽暗又开启一个循环而不是开始，没有始终，以唯一的一个动作，不笑，也没有沮丧，面容瘫痪，只动嘴巴，就那样，对你而言一个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动作，念经总归没有开始与忽然完，不是游戏，它只是漫长，漫长而黑，你这样理解这通事体，黑更像是一种归宿，召唤，你仔细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反正不去想，你一去不复还了也就无须去遵循什么鸟的道理，道理通常害人不浅，尤其那种

超级大道理，饿了就要吃饭，困了要睡觉，这是谁规定的，又如何翻译？饿了为什么不去打砸抢呢？只要够凶，饿最大，比天空还大，还要来得空荡，凶，怎么说呢，饿无非也只是一种记忆，而记忆实在又是可有可无的，可熄灭，消灭，抹杀，清除，记忆可恨，有时记忆又让人恐怖，都是，没有记忆天下就太平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正所谓大道至简，道可道，道法自然什么，一切无非因为饿，你饿，你就要闹，搞点事情，通常是这样，但你呢，你饿，但也只是饿而已，习惯就好，饿与黑，它们通常联系在一起，还有旧社会，群众以及她们，要怎么区分？凡事都有关联，这是否已经解释了一切原因，原理，就一个字，饿，一个发音，是元音吗，你从没搞懂过什么鼻音，辅音，辅助音，响亮的元音，各式各样音的区别，反正饿，肚子叽咕叽咕响，是一个从内而外发的声音，打饱嗝时就能听见，无须赘述，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通用词，饿，鹅，我，饿了就要去睡。你不睡。管他们呢，或者她们，你来到洞里而不是去山顶，你并不是为了睡，思想，进化，幻想或其它，你是来玩的。因为玄谈庙里的菩萨说，那日期临近了，要抓紧玩。你不信它们，但一切行动听菩萨指挥总归不会有错，菩萨最高，笑话，你想起一个天上的笑话，不

好笑，但菩萨一定最高，这无非已经假设，你有时黑，仿佛就要一去不复还了那又是去哪儿了呢，可能就是最高的天上，比西天还高，还要来得偏僻，只是那里又有什么？有见不得鸟的东西吗，不知道，感觉而已，你无论神游去了哪里，或只是灵魂出窍飞走，不鸟鸟之，你也只能实际在那里，这没什么可说的，无非你的讲述不能去抵达那种地方，那种东西，你可以是一件陈旧毫无稀奇的乡村事物，不下雪，黑，有时忽明忽暗，时而茫茫大一片，在无论广义上还是实际的一个洞里，是我们一直是说好了的，我们遵守这个规矩，彼此老实，这样才不会暴露缺点，我们一直在去往前线的路上，与尼姑相伴，我们最终会抵达，我保证，但不会有结束，这点还请你谅解，不是我的错，我只是在练习一种快速讲述的方式，要多快就多快，越快越有效率，且我时间有限，忙，而你，你一旦实际形成，我也只能对你表示遗憾，松鼠憾事，你可还记得？你无从记得，现在，我们重新来到洞口，洞黑，它仿佛没有底盘，不知多深，但照样熟悉，我们走进洞中，坐下，屁股着地稳稳坐着，菩萨保佑，这一趟我们实在太累，但我们的讲述不会完结，我们在讲述，开始，以及我们重来有过开始吗，也许是从那一次相遇，但这个要留到以后再说，我们先前

说的一切无非都是假设，在一种莫须有中写作，也许有，也许不存在，但都不重要，不是没有什么可说，无从去说，是实际上我们说不出来，我们的嘴巴是张开的，没有原因，空牢牢地张开着，仿佛要说出什么，但不会有，这就是原因，我们只能选择念经，用键盘去讲述而不会实际去伊哩哇拉说话，都是废话，打哪指哪而无须负责，我们哑，没有也不发出任何实际的声音，实际，这个重要，实际即你看到的東西，而不是别的，一堆文字，实际上我们在实际里面，内部，只是看着那个洞口，它明亮，有白晃晃的光线射进来，说不出是具体哪种形状，不算四方形，但也不像是圆形，两头都不搭，它无非规则特征不明显，在那么点小的洞口要造一根门槛也不现实，洞就是洞，又不是屋子，寺庙，你想起苹果，瓜子壳，一个粉红色尼姑躺在玄谈庙那根门槛上四仰八叉地磕着瓜子壳，吐得到处都是，翘着两条雪白洁白的健硕大腿，脑门上顶着一个烟台苹果，是红富士品种的，富士山，东洋地界，蓬莱什么的，神仙待的地方，海里的岛，那么洲呢？不知道，杂七杂八的这些地形到底有什么区别，都一个鸟样，鸟不拉屎，不管它们，也就是说这就是有门槛的好处，有它就有香火，有那么多群众，黑乎乎的，穿着鞋子，扛着锄头，铁扎，扁担，绳索，他们出

门总要随身带件东西，进化未遂，肥料，都是肥料，养料，最终化为珍贵的石油，他们，用来给如来佛祖点灯盏用，与它们没有大的天方夜谭的区别本质上，黑，本质上他们是，也灰，他们主要灰颜色，你呢，也一样，无非雷同，无非在统一的历史轮胎中滚滚而不鸟鸟之，这不用想你都清楚明白，你与它们以及他们无非没有仇恨，无关联，没有说要跟谁、哪个过不去，要说有，那么他们无非是你的后代，你辈分大，顶顶大，方圆十里八村你几乎是所有群众的祖先，你与菩萨并列，但你不会接受他们跪拜，永不，会折寿的，你不愿意，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与她们是一伙的，无论晴天落雨，一大批一大批善男信女去捐门槛，游庙会，摆摊卖家禽农具，算命测字什么的，叼鸟门，她们喜欢聚在一起玩这个，那鸟是竹叶青鸟吗，黄绿色，灵巧，听得懂指挥，笼门一开，它就飞去叼来竹签，上上签，中上签，鸟懂得运势，鸟，从外形上看，烤着一定好吃，一定，但要是一不小心吃到它的魂魄怎么办，吃什么补充什么，你无须鸟的灵魂还是魂魄，混杂就麻烦了，一定要清洁，无暇，清澈见底，你茫茫大一片但清澈见底，即便只是菩萨托塔李天王的化身，这是一个秘密，一定要把门槛造得又高又粗，上最好的油漆防虫蛀，保证它能用上一万年以

上不断，旱涝保收，世代永流传，问题是尼姑哪来的后代呢，尼姑与勇气，因迷信带来勇敢，又因无畏导致她们只能去吃素斋，没什么养分，而又因缺乏营养她们断种，自绝于群众，那也是一种一去不复还，乘着道士带来的独脚黄鹤不鸟鸟之，从来都是这样，只空余下一个个让人费解的空荡的法号，什么妙觉、净尘、慧音、璇玑、灵越，枯灯啥的，气质之农耕，意境之高远深邃，出世，她们究竟图的什么，她们又是什么？尼姑又不是人，但这就是她们的玩法，在庙里嬉闹，玩，她们是一群欢快没有忧虑的尼群，打打牌，念经撞钟，趁夜色去溪水里洗澡，月光同样洁白，她们仔细拔着腿毛，你见过，不止一次，至少三五次以上，并不是你特意看见，但看见了也就看见了，非礼勿视，视而不见，而假设在天上，她们又成了一群仙姑，仿佛佛陀身边的死忠丫鬟，远离全部愁苦劳烦，实在是赚到了的，也就是说无非是地理位置在决定一切，要是她们生于非洲，那也只能成为想象中的黑苦力，翻身是翻不了了，而这你是时常想起的，玄谈庙里的一个尼姑，她大，健壮，和尚都去哪儿了，庙里没有雄性，她，据说无名无姓，作为出家人，她标准，长相秀气，颇有英姿，一口咬定说出家人不打妄语是从淮安来的，齐肩的长头发，但谁知道呢，说的明

显是隔壁县的方言，她似乎有些水土不服，肚子一天比一天鼓胀，行动拖沓，总是躺在门槛上啃苹果吃，并且总怂恿路过的裴，她不是去放田水，也不是去裘石湾砍柴，不是饭后散步，总体上搞不灵清她在上好的乡村的风中晃荡什么，总之前者只要遇见她，总会拉着后者的衣裳，还是抱着腿脚，反复建议她去前苏联当尼姑，说那里好啊，地广人稀，落大雪，只要往北走，一直走，走到头，不再能往下走就是尽头，这就行啦，那里必定有一座庙，悬在半空中，你用垂下来的云梯爬上去，庙里头供奉着一只电子表，黑色的，停着，无显示，因为电池耗完啦，她说，她们姐妹缘分深厚。她们实在也是不分彼此，思想到这里，你仿佛叹了一口气，连忙又念起中断的经文来，南无阿弥，只是它的上一句是什么，忘了，远远忘了，你追想一番，单根手指头点着你脑门中央的什么穴位，似乎无从想起，掉了，实在不应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什么又是办法呢既然你并非有什么目标，你并不经常这样，常年练习之下，你对那套经文无非熟透，不会念错一个字，一句话，已完全忘了它们是什么但又统统记得，甚至都不用刻意去记，回忆，无须脑子，你自然而然全部知道，并且除了你，没谁能猜到，它是你的护身符，你的道路，你的光线，几乎已成为

你的一切除了穿着鞋子，但是你忽然就这么记忆不起，这算什么，莫非脑壳彻底坏掉了？那么又是什么在思想，在就在脑壳内部，你有这种感觉，还在动，荡漾，泛滥着且不可收拾，它并非平静死寂，是饿了吗，也不是，无非不饿，也没渴的感觉，是在仿佛在进入全黑的过程中，不知道，是洞，对，那个洞口，你忽而忽明忽暗仿佛死灰复燃，你想起，望着洞口方向，能望出去多远尽可能多远，你想起，失而复得，你一去不复返但失而复得，这太稀奇，古怪，你一旦想起便牢牢想着，不能让它跑掉，溜走，它必须就在那里，否则就坏事了，你不能坏，你一直全然且完善，清澈见底，黑乎乎的但洁净，金刚不坏，仿佛云，一朵空荡的天空中的一朵云，它就在那里，一眼望过去它独自就在那里，为什么？以及什么为什么？为了什么？在那里它在做什么呢，云，乌云，它也在黑下去，跟着黑下去，这一切难道真有什么关联？线在哪儿，交点在哪里，是否有交集，它们难道真的只是一场意外？普通，且无常，她们呢？谁又是他们，他们与她们如何区分，现在又是什么时候，一个傍晚，为什么是在傍晚，且现在，一个词语，现在，她们又去了哪儿？这其中哪个是问题，而剩下的无非都不是，而这又算哪门子问题，它们是否有答案，谁来回答，是你，还是你，

或你，无论是不是你或你，都行，顺着云梯爬上去就能看见云上拉着一坨屎，黑，硬，未干，意味着什么它？一种微弱的假设与语无伦次，反抗？暗示？总不可能是启示，它的对象又是什么，面向什么，云和屎不是同一种东西，没有关联，但为什么又会在一起出现，不像说话与降落伞包，尼姑与悔悟，鸬鹚和造反这些，甚至七月与反右，它们无非不是一个好的集合，是无中生有，有了又不实际，等于没有，什么都不是，那又是什么呢，又是谁，她们以及它们，总之不会是你，无论管它是什么，它就在那里且已经在，不得而知，云知道，你继续念经便是，既然已经失而复得想起，你便又处于那种无敌的混乱超态中，下不下雪都行，已经没有任何事物哪怕天灾能伤害得了你，你坚固，薄弱，涣而不散如同一滩养料充沛的污水，张开手臂你就成了一头大鹏鲲鹏，你张开，伸展两根手臂，手掌，伸起脖子，张大眼珠子，嘴巴，竖立起汗毛与头发，出水，大量水分从皮肤、鼻孔、脚底板、手掌心渗出，你漏了，到处都是漏洞，从屁眼洞里，指甲缝里，它们是些什么？水，无非只是水与盐的混合物质，而不是幻觉，真实但绝非迷幻，你有时是这样的，你能看见，你不看，没时间研究这些，你随时可以起势飞行，你假设就这样沿着洞口方向向外扩展开去，掠

过不远处的田畈，那里种着庄稼或没有，不知道，要分季节，现在，假设在一个冬天，植物都已收割完毕，田畈里主要是几个稻草堆，还是种着冬小麦？草茳，或长满了杂草，不记得，一九八六年远，过于遥远，能记忆起的所有东西无非一个大概，大概这样那样，田畈再过去些是村堂，不大，五六十户人家密集居住，已经有烟雾从屋顶升起，差不多已来到傍晚，但还是明亮，更远些是后门山，以及那个唯一的山顶，在它附近所有山顶中它最低，也不尖，一株松树高耸在山顶上，直接插入天空，它单独，黑，一种一股脑儿向上的事物而你就要倒下，摇晃，仿佛在风中，仿佛随时可以终结，但是不会。洞里无风，静，没有信息且安全，不会什么？什么不会，你只要坐着也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你无非在一种进行时中，倒计时，或什么都不是只是坐着，附近并没有东西在流逝，而它又是什么，在进行什么，不清楚，你遥遥远远仿佛被什么东西牵引而去，仿佛一根绳子在拖着你的喙嘴，一个橘黄色带钩子的喙嘴，你大，宽，翅膀有几千里那么长，又那么薄，感觉完全没重量，你既轻又沉重，闷着不动，任凭那根绳索牵引，它要去哪儿，它只是一根绳子，仔细看，又仿佛透明，没有，它不是一根光线，没那么粗，你也不是一挂风筝，这东

西你设计过，用报纸用浆糊黏在竹片搭起来的框架上，一个正方形，井口那么大，斜对角交叉加固，在交叉点上拴上细线，它能飞起来，飞得很好，你丢了把它，没什么意思玩这种东西，丢去溪流里让它流走任它流去哪儿，无论哪儿，最后都会汇集到海里，大洋里，在太平洋上成为一件漂浮物，太平洋有多大，多平，没什么意思，懒得想，你扔各种东西什么板凳，斗笠，袜子，脸盆，扔到溪江里去，各种东西只要她们用过的，你都丢掉，统统丢进浪头翻滚的洪水里头，那天发大水你还记得，你忽而仿佛记起一点什么来，隐隐约约或者说完全模糊，碎片，统统都是碎片，它们自动生成，接着消失，就那么闪一下在脑壳里，跟鬼火似的，那是什么？一个黑点，发亮，六边形，一个黑星星？是什么，它要是星星只能出现在反白的明亮的夜空，这会儿还不到夜晚，最多傍晚，天正黑下来，缓缓下降，缓缓离去，狐狸，当然是狐狸，在洲梁中踱步，它能去哪儿呢，南无阿弥，你帮它念经，周围都是水，大水，不会飞它哪儿都去不了，而你是要飞的，你，你，是你，不是其它，你便是你，你在讲述且这是到哪儿了，你在哪儿便是哪儿，在半空，在整个乡村方圆十里八村上空跟一头苍蝇似的盘旋，绕弯，七山二水一田的地理风貌，哪儿也不去，就待着，一头

鸟停在空中不动，你这样想，但不在那里，你不在那里有时，你在洞中，始终在，黑乎乎地坐着在，从更远的远处看去，想起什么？六祖慧能？全身红色的六祖，但他是在缸里，干燥的水缸里冥想，你与他不同，搁着好几个朝代呢，并且你们也不是一路的，六祖自己成仙，而你，你只是在冒汗，在黑中仿佛又忽明忽暗起来，同时自动排泄屎尿，你随便它们，不在那里，你在半空，或不是你，分不灵清以及说到底谁又是谁呢，既然你无非也不可代入你，你也就无所谓在那里流淌，歇着，或散开去，你没有那种气力，即便回光返照也照射不到你自身，从来就没有这种东西，什么？什么东西，自身，即菩萨金身，你有吗，无非没有，你只是一个穿鞋子的乡村遗老遗少，且佃农级，你不是那种天生的运动高手，大难降临你敏锐如兔子，总是躲得远远的，不知道，也许那真的只是一场意外，也许，她们，没有也许，也没有真的，即便假设为真，它无非也是一场真的假设的意外，下雨什么的，呜呼，你不下雪，难道也不能下雨吗，你是云是乌云，那就得下雨，风调雨顺，没什么可怕的，你要下就下成一场好雨，大雨，强降雨，你或者干脆是一场十级以上台风算了你可接受？哪怕只是在讲述中，你黑，忘了，停在半空叹气，俯视着那黑乎乎的乡村，

这还没山顶来得高呢，你要滑入更高更远的天空去，向上，那是唯一方向，招来一阵风，它也就把你鼓吹了上去，仿佛扶摇，仿佛一切都要过去，结束，仿佛就要倒下，而你的眼睛乌珠是睁开的，凸着，你必须看清楚一切，全部乃至所有，统统，它们加在一块儿是什么，又是一个问题，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也无法减去你，你离开你，但你与你仍连着，无非也就是说你是仅是你的关联，参照物与坐标中心诸如此类，你相对于你才成立，或在形成以前便被过早的否定，都有可能，也都是事实，充其量你是你讲述的事实，无论语句如何变化，转移，它无增无减，不灭，因为菩萨说，它周而复始，一成不变，没有名称也不知道是什么，那其实就是你，暂时是，因为你看到这时洞口在张合，一张一合，如同河蚌，而你，一头巨型翠鸟，你终于找到，那种感觉以及它们的原因，现在，你看着。你看着你仿佛一头大鹏鸟在半空中离去，远去，你是追不上的，你不动。你不在那里。嗟，来食。你念道。从未有过如此清晰的发音。来食，来食呀，鸟。你念道，鸟，大鹏，快来食。没什么鸟用。它仍停在那儿不动并且缓缓离去，远去，它不饿。你是知道的，你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几乎完全轻盈，完全不饿，几乎完全自然且自足，而那又是什么呢，穿过一张一合的

洞口望过去，它无非只是在空荡中，空荡而明亮，仿佛黑暗正在降临但仍足够亮，而你黑，没有忽明忽暗的感觉，也不是茫茫大一片：它至少还是明亮的，你摇晃，漏水，大面积扩散开去，仿佛另一个东西要从你内部射出，去要追上它，甚至全黑，你，但是没有，你在全黑中无法生成额外的东西，不再能，它实在已经是一种偶然，它几乎与你无关，但熟，亲切，一只松鼠，它也许是你唯一的剩余物质，在那里，空荡荡地在，一边在，同时远去，相对于你离开，你的影子呢，去哪儿了，而你在黑乎乎的洞里甚至你已经成为洞本身，而你又是没有本身的，菩萨保佑，你没有更多的剩余，你的鞋子呢，你还不够累，它们还在脚上，还没法睡去，你也不能睡，无非不能，也不再能从附近获得补充，那里同样全黑，没有信息，且无非只是一个洞，你只能接着玩，接着你的讲述，念经，来食，来食，乖，大鹏鸟，你念道。稍后，你又忘了，想不起要念什么，也不愿去想，你没那种气力，你看着它走，你也走，你走它也走，远去，离开，你走你的，你也是，玩，稍后，你来到现在，消失。

现在，你大可以把一只脚略微抬起，弯折，让脚掌贴靠在墙上。另一只脚单脚独立。让双臂两根手臂背在身后，同时身体的大部分倚在墙上牢牢倚着。你在做什么？你无论你在做什

么还是没做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在做，这是你的姿势，通常是。你保持这种传统胜利姿势以及不动，静以及静态，这里是你的地盘。你是做了标记的。从那株一年四季茂密大香樟树到这堵墙壁，你在正中间位置摆放了一节大卵石头作为记号，它又青又乌，表面光滑。它是你的戒刺，一个明显的又乌青又光滑的坚固地标，其势力范围辐射附近几十米你应该感到满意。你骄傲：从你那张暗淡无光的脸孔的表情中一览无余。你几乎没有表情，无论冬天还是在刮风，还是吃草棍时，在你脸孔的面积上的表情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化，仿佛嚼着树叶的骆驼但你从没见过。但你一定见过附近将军庙还是玄谈庙里的那些菩萨，如出一辙。诸如此类，无论是一种什么表情，它几乎等于没有，你静，宁静。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你是自己的湖泊。他们（当地群众），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困难所在：就像这节大卵石头，没有谁知道你在思想什么。而通过你的姿势与固化表情，他们也不会觉得你有什么思想、情感、脑子或其它高级意识形态。好在无论怎样，他们不关心这些，你已经走远了，无论他们怎么想，怎么讨论，闲谈，你统统已经不在他们所能理解的范畴，他们毕竟理解力薄弱，在这穷山恶水中，他们同样也是荒芜的。也就是说，无论他们如何刁难，或调戏、威胁

与恐吓你，你无非坚固，不可分析。你从溪滩不可计数的石头中唯独找到这节又乌又青又丝滑如鸟毛的大卵石它有一百斤吗，它至少有八十斤不止，你费了老大气力把它搬到那个位置。为什么是那个宝位？无论怎样，你应该是计算过的。你是怎么丈量的。它几乎就在那株一年到头茂盛繁茂的大香樟树木到这堵围墙之间，也就是马路正中央。无论如何，这给路人、车辆和牲畜造成不便。他们是群众，你不能给群众制造麻烦。无论他们麻不麻烦，他们是群众他们就是最麻烦的，你可知道。无论他们有多烦，还是黑乎乎的，他们总归忙，又着急。他们对挡在路中央的障碍物譬如一节又乌又青又光滑的石头非常没有耐心，几个人合起来用脚把它推进路边的水沟里去了。你，他们中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反正他黑乎乎的又装作一副恶狠狠的模样，他在向你招手。滚过来！他说。他招手的意思是叫你过去，或滚过去，你不知道，不晓得这个动作的意思。你没动，无论如何你只是看着太阳。那妈匹，过来！他一个装着恶狠狠的群众说道。你，有种就把石头抱回去啊，他说。他傻乎乎的，又黑乎乎的，你不知道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无论他在说什么，你无论他想表达什么你装着没听见。听到了，但没听见。你一直是听不见的，这不是听力的问题。

你只是无论他说什么你都望着那太阳的方向同时保持单脚独立的姿势不动，也不担心，嘴里念着你的经文。他朝你飞来一个石子，打在墙壁上。你不躲闪。那是他的事，与你无关。把石头抱回去，抱着它睡觉去！他说并且建议道。这个奇怪的群众他突然跳起来，在空气中连续踢了三个飞腿。他是谁，亲戚吗，你记得你并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不像是在发神经。无论他想怎样，发什么神经，你作为一个整体只是缓缓地望着太阳光线射来的方向而不去记得，你不竟叹了一口气。这是什么意思，叹气。只有耕田的水牛才会叹气。他们说笑着，走了。你搞不灵清。无论他们是谁，你是他们的什么，他们也只是一些群众，一些穿鞋子的本地群众。他们是自古以来的。他们是他们，是除你以外的一些，什么呢，他们。而你忽明忽暗什么都不是，这你仿佛也是知道的，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你不记得了，总归搞不灵清这些事体。你无论他们是一些稀奇古怪傻乎乎的什么，你与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便是你记得你一直是胜利者。并且你也穿着与他们几乎一样的鞋子。这没什么可批评的。他们不像那从远处路尽头走来的绮丽女尼姑，还是挑着一副担子拨着鼓的东阳来的小货郎还是在夜晚的乡村上空游荡的龙，你已经太久没有见过它们。它们与

他们不一样，至少没他们那么恶毒与欢乐，无聊与偶发癫狂诸如此类。无论怎样，你不经意间又舒叹了一口气。你口袋里没有种子。你几乎没动，仿佛只是一种人称、一间乡镇企业（印刷厂）。一个水库，你无论是不是有必要与需要，你愿意望着西方向那个正在一点一点掉落的太阳，嘴里在念无人知晓的繁复且颓废经文。无论是否愿意，你望着它，以为这也是一种接近，一种忽明忽暗是吗。妈的，这会儿它还太亮甚至耀眼，但你望着。就好像它是你的亲戚，不好的那种。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又或者你只是需要它。只是，需要它什么呢。救它吗。不是，你可能被那种强烈的红色吸引，无论它耀眼还是纯粹，你大概愿意被它覆盖，并且得到暂时的休息。红色与一条短裤，与一个尼姑，你也许还记得。否则，你不可能长久望着一种红色或空中的那个发亮圆盘而不被侵入，在既没有失望也不包含失落的神情中。你不能简单地说已经成佛成圣，那只是比喻，你通常不知道你（整体而平面，并且散乱）在记得些什么。无论是一些什么，你并不完全记得但也不是完全不记得，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偏向于后者。因此，你总归不存在清晰的序列。这点你一定不记得，没有那种能力。你无论曾经是否清晰地记得，你曾是谁，哪一个，不是任何一

个而是特定的一个，有特定的历史轨迹与遭遇，你都失去了那种用来判断事实的能力，你就像一些群众偶尔在饭后茶余感叹道，你大概已经脑壳失灵啦。但他们无非群众，他们飘在空中的话你大可不必去听见。你又不是一部自行车，你只是散架，且仅在假设作为一个马匹时。你没有亲戚。一个都没有，他们都跑光了。你通常有这种记忆，不可能什么记忆都没有，通常，你只是不记得了。不愿去记得。你要是什么都没有记得，你便连一个什么都不算是。但无论什么，一个人称也好，一种什么也罢，你多少总还算是一点什么。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剩。这种红色，恍惚中你是记得的，这证明了你至少还是有点什么。可是亲戚，一个不剩，他们不是灰飞湮灭就是已经消失，谁知道呢，这时，你又感到眼前一片忽明忽暗，几乎昏厥。就这样你连忙加速念经，把一些不好的什么东西从身体内部驱散到空气中。它们气化了。他们，这些群众，把你的石头丢到水沟后就走了。无论他们是什么，什么鸟东西，什么鸟的龌龊群众，这些变态的狗东西。对，东西，他们走远了。但他们也许这些东西是出于善意呢，也许罢，他们也许这些东西只是一些鸡鸭狗节肢昆虫变来的呢，没有一个有良心，都给狗吃光了。你念叨着。不是在念叨这些那些。你在念叨太阳、

女尼姑与这些那些什么。也不是，通常，除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你在念叨什么，无论它们是什么，仿佛你在念一段永远念不完整的经，一个无人知晓的谜语。匀速，细碎，低声地念着而不间断，无论是不是起风亦或雨天，这是你的风格和任务，你是你的行吟诗人。举人亦或员外与佃农什么的，在方圆十里路内的唯一乡贤你是。无论谁，所有人都知道你，称赞你。也都不想知道你，他们，这些所有人、东西，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无论大小他们所有东西总是忙得要命，总是在移动、笑或聚众在桥上斗殴，他们群众，无边无际。而你饿，太阳就要落山了，正在落到山后头去，你需要饿。饿得正是时候，无论如何，你吞了一口唾沫，吧唧了两下嘴巴，又叹了一口气耕路那么长的长气，换了一下支撑脚。第二天，有人看见那个又青又乌的大卵石又摆在了路中间。第二天又是哪一天，冬天吗，还是夏天，你在第二天。无论第二天是哪一天，还是这一天，你不在那儿。那面墙壁上连你空泛的影子都不在，你去哪儿了。无论你藏去哪儿，消失还是暂时失踪，你一直要到下午才连同你的人影出现在那儿，老地方，老规矩。无论时空如何腾挪转变，你贴墙壁靠着，望着天空方向。无论你是不是有气力。亦或通身冒着寒气（有时你会这样，身体周遭冒着薄

薄一层紫色的水蒸气，仿佛毒性发作似的）——这会儿的太阳可不比夕阳，这会儿是第二天，一个下午。不比第一天，第一天是已经过去的一天，你正在第二天（只是这能说明什么呢？无论第几天，无论对你而言是哪一天，你这会儿已经在那儿而不在任何其它地方，你总是不在任何其它地方。你有时在田埂那边望着一个田鼠洞，有时仅仅待在无底洞（一个前门山中特殊的山洞，我是知道这个秘密场所的），但那会儿是正式的冬天，你也只是偶尔在那儿。那儿是你的归宿吗？总之，经过第一天你便来到了第二天，你根本没去注意这些），根本没法正视着它，太阳，你的眼睛会被无情灼伤。无论你的像牛眼那样的眼睛如何清澈不见底，你的那几根稀松平常的眼毛不可能抵挡住那种光线，所以你有时只是望着那个又乌青又光滑如蛋的大卵石头，仿佛那东西对你意味着什么或什么都不是两者必居其一，你可知道，这完全取决于你以及你对意义的需求。不清楚是什么缘故，就在第二天，你增加了一个动作：不停用屁股去撞击墙壁。你念着那套老经，方圆十里八村都弥漫着这一股让人眩晕迷醉的经气，严重影响着当地的农耕生产活动。你是不会过时的。无论在你的或封神榜的世界观里，你即算不是托塔李天王也是雷震子下凡，有一些群众就这

么认为。他们甚至追问过你那个在中心小学读四年级的女儿，你爹是什么来头？他们问，姜子牙转世吗。他不是我爹。你女儿说。不是你爹？那你是从哪个洞里滑出来的，你六亲不认啊，他就是你爹，你就是你爹捡来的。他们滔滔不竭说，你爹，你爹，你爹，我是你爹。他们还说了些别的。无论他们说了些别的什么，有没有听说过，你一天到晚念着你那套残废老经，已经忘了这些，你统统不记得了。你至少绝对已经不记得你有一个女儿。当她从你眼跟前快速走过，通常情况下，你无非还是望着太阳方向，无论下雪还是阴天，念经的语速亦无增减。这就是为什么你永不过时的原因，你已经停止了你的系统时间，你一直在第二天并且你的亲戚带给你的干扰统统没了，无论他们是谁，是不是烧夜饭给你吃，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像猪那样去睡觉。也就是说你这会儿已经完全清澈、纯粹，你无疑已经是一朵乌云，一部乡村念佛机与其它什么。你最好来上一次电击。说远了，你的老位置就在那条墙上的标语“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空格中，大小正好合适。不用疑惑，你一定是认得这些字体的，暗红色，拉长的超粗宋。有没有可能是你刷上去的？没有这种可能。不是你，那是一个教地理的老师干的。又高又瘦，人又来得文气。后来，他也死了。那

是在很后来的后来，你不会知道。你不会预言。你高过这些字体一头，与它们垂直。这显得你是在刻意而为之，仿佛你也是上过学的。初小有没有毕业不知道，但据说你当过村大队里的会计。但也只是传说，你就是传说，你可知道。一种村级的特殊现象。你拍了一个苍蝇来吃，嚼两下吞进喉管里，落到胃里，接着进入大小肠子，融化，吸收。只是冬天哪来的苍蝇蚊虫，大概是阳光把周围什么东西都照射暖和了，你的蛋也就要快出世了。无论怎样，你是不可翻译的一种神秘，包括你的经文，稀松平常的头发，包括你连续用屁股去撞击墙壁的动作。你望着这个卵蛋，这个大卵石头，它会化出什么东西，一只鸡？龙？无论是什么，你没有疑惑，不担心。这方面，你从不会有困惑。看上去你不是那种疑虑的神情（你的对象是什么？），你几乎从不换脚。一直用左脚支撑着你精瘦的体重。你又来啦，从你前面经过的人飘过一句话说。他叼着一口烟，跟你一样双手背在身后，走了。无论谁来了，天兵天将还是什么，你自然是懒得理他。他不就是一个群众这种东西吗，没有区别，都是穿鞋子的。有时，你也忙。你要仔细照看这个神蛋化石，而一到夜晚，你就没什么闲工夫了。你是要去找地方睡觉的。你在夜晚，在黑暗来临后就收工了，不再念经。也念，但只

是在心里头默默地念，管它念的是什么，无论什么，不停念就行了。任凭无论谁任何什么人也看不出来。只是，谁，哪个又看见过呢，也没有。你在夜晚总是会自行消失，躲到小孩的噩梦里。大概就是这样，你只在白天工作。有时只在下午，要是上午刮风或下雨，并且无论下午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工作，老地方，老规矩。无论在第一天还是第二天，你通常不去规划这些，你随机。你一直在给村里群众制造一种假象，以为你是一个孵蛋救世主。其实不是。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除了知道你大约是你这种人称，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呈现给他们的，你太过清澈。而他们只是一些麻烦的像苍蝇那样乱糟糟的群众和个体，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清静，没那种脑子、屁股、肠子、屁眼洞，他们没头没脑，只会搞运动、生产，搞繁殖，搞什么计划生育，抓人，大肚子的人，把人像猪一样赶到山里、树笼蓬里、水里去，猪可是游泳高手。荒谬，人和猪岂可相提并论，猪可是有四条腿的！四条腿，没有手，有一个肥嘟嘟，流油的猪脑子，你饿。你饿了吗？你在想。饿这种感觉从来都在，你从没忘记这种经验。有时，由于时空维度的限制，你是这样的，你就不是那样的。你不可以穿三只袜子而从来没有过后悔。

现在，又是你。不确定又是你。你远，仿

佛在一个低矮而亮的山顶。那里下雪了吗？你不在那里，你黑，你在远处（茱迪说，至少在无障碍物阻挡视线的十米开外）。你通常是走远的了，背着身。黑，你只会越来越远，远到通常你只能远远的在那里。你是不在这里的。这里只与我有有关，而你不是我这种人称。这里不是你的地盘。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一个远处，在那里。一个你，而且又是你，你无处不在。你也就不在任何地方，你在那里。在那里，黑乎乎的，远远的保持着距离。你现在，无论是不是你，你现在黑乎乎的看过去仿佛一件丢失的影子要么在大马路上散步，要么站在溪流边看水，哪一个不是你？剩下的就是你。剩下的这个你只会更黑，或更远。也就是说，现在，无论有没有现在，是不是现在，是曾经，还是任何乱七八糟的时候，现在恐怕只剩余了一个你，一个人称，一个任何一个人，一个任何一个什么或一件影子，只要你嘴里不停念叨着你的举世经文，那么也许就是你，就又是你。你又不是一个大卵石头，你现在就可以确定。现在是确定的。无论现在黑（那是真的黑），那是因为你还是夜晚的缘故，还是无论现在是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与时代或旧社会，在哪里，在乡村马路上还是溪流潺潺的水边，还是在—一个有风的夜晚，你出现在现在，又或者是你的

出现表明现在是有的，是一种确定，与所有的不在不同。现在总是这样，无论是在乱七八糟的任何地方还是在同样乱七八糟的任何时候，现在总归是可以界定并确定的，根据你的表现。尽管现在你远，而附近黑乎乎的，你在那里并且现在。你现在你附近那里。仿佛陷在那里，尽管你在散步也瞎逛。你总在附近散步也乱窜不是吗。附近也远，也没有风。附近有清新的空气。你在附近，你的附近（你的附近正好是你）呼吸这些空气，这你是知道的。你在附近，在你附近，你呼吸这些空气，你念着经文，穿着鞋子，你自由呼吸。你比空气自由。它们比白天来得新鲜，更纯，含氧量更高，更安静，仔细去听，你便能听见附近你的呼吸声，仿佛一些遥远的叹息，来自一头水牛的叹息。它同样沉在水底，它叹息。这你是能听见的。你没有，现在你嘴里在念经，默念。或只是在心里大声念。只有你能听见，在听。你在听吗？你不可能一边念经一边听见，那就不叫念经了。念经是把身体里的东西气化，散发出去，把它们送到世上、空气中，任凭它们消失。没有谁包括菩萨会接收到，这些信息没有使用价值。它们不是信息，是经。无论它们是什么，它们没有确定性，稀里糊涂的，仿佛祈祷或诅咒，或什么都不是，是其它。它们与白天所念的内容有何不

同？仿佛没有，它们跟苍蝇或蜜蜂似的嗡嗡的没法比较。无论怎样，现在这事也只有你知道了，是你在那里并且还是现在。仿佛只有这样，你才能是确定的。确定是你，或者又是你。你与你总是在一起，无论你是谁，是哪一个并且也许是唯一的那一个，你总是与你在一起但又不是双份。仿佛你也是你的影子，是你的现在并且在那里，远，仿佛丢在一条夜晚的大马路上不知所踪。并且也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发展你，现在的你，或所在的你，以及你没有影子与记忆的那种重量。现在，也许你感到沉重，但它并不是重量。即使你彼此感到沉重，你是你影子的影子又如何会感到重量呢？你又不在于玄谈庙，它就在不远溪流上游。你有夜枭那样的视力！一种发出古怪叫声的猫头鹰，一种夜行动物，它们在夜晚视力极好，你也是。无论你是不是喜欢夜晚的黑。无论怎样，现在，你从水边来到马路上，在路边黑乎乎的晃着，夜晚星光点点。当又一天夜晚降临，你不再忽明忽暗。记住，你一直是有影子的！不管它是什么样子。每当夜晚降临，你回到影子中，你的影子，你成为影子，影子的影子，你们的影子或你与影子都行。无非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黑，并且没有边界，你待在那里感到舒畅，轻松，全包围且没有重量。仿佛现在你或你的影子是

一件幽灵，一件鬼魂披风。都不是。都不是什么？无论什么，你不能既是一件影子又是一个鬼，又是幽灵。这就没法统计了，你统一而绝不分裂，密集而涣散，你与你或影子与影子。现在，你沿着路边在散步。严格说是步行，但又比步行随意，在你的大马路上，机耕路上或不管它叫什么，一条你的路，归路亦或来路，在一条道路的路边上，长着一些颓败茅草（如果现在是在寒冬）。如果现在是在寒冬，那么你的散步就仿佛一种扩散。也就是说这种比步行来得随意如同扩散的散步依据你的性格而言无疑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现在是在一条大马路上并且是在一个冬天寒冷的晚上（乡村的夜晚那是真的黑），你正好黑乎乎的如同一个鬼的影子。你有什么性格？你是一朵乌云，一间机器正在大修的印刷厂，一个湖面，你有大杀四方的什么性格呢。这不是属于你的词语。但现在，整个夜晚都归你了。附近异常安静，仿佛要下雪。那在山中、田间地头的绿颜色昆虫或鼠类那样的小动物都死哪儿去了，它们没有在发出交配的嘶鸣声，呱噪但美妙的噪音。你在这原先茂盛但现在荡然无存的奏鸣曲中移动，呼吸，默默念经。仿佛失去了对象，而只是在现在，在一种古怪的现在，在一种空泛中你可感到空荡？既不面向空中的冷清的星星，也不准对路边的枯枝败草，

你没有对象。不是没有，你是你的对象吗？不是。你只是一种空荡。空空地荡着马路。你远、黑，并且趋向一种更远与更黑（对于我。这点你无须知晓）。你不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念给自己，这一直是一个谜，也许只有菩萨才搞得灵清。你是怎样形成的？你与其说是否真的感到了空荡？是啊，你是听不见的，一直是。空荡，仿佛缥缈现在你可有这种感觉，既然你那么努力。你在路边一节石头上坐下，歇着。也不是有什么要说，有什么还没说完，你只是在念，在执行这套唯一的动作，一边念，一边坐着，干坐。你穿着鞋子。你与其说不如真的是否感到空荡了吗？你是否能确认这是一种空荡？无论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如同在来世的路上稍息。你需要帮忙确定一下这类空荡的体验吗，你远。你是听不见的。并且你也黑，黑乎乎的，你的呼吸，你吸入一些黑气，吐出的东西却仿佛是一种黑的叹息。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没有这种问题。哪儿又是哪儿呢，都行。反正你穿着鞋子。反正只要在念，对着黑乎乎的天空念叨着你就会离你越来越远，越念越黑，黑到完全没有群众干扰，附近也没有起风。现在，反正无论有没有风，风都不可能吹散你，你不会遭到破坏。风奈何不了你。冬天的夜晚，风停着，风向不明。要是在夏天呢？你在冬天出生，你

一定还记得。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穿鞋子，冬天还是盛夏，附近都有风，只是这些风停着。这是奇怪的时刻，现在。无论是不是现在，任何现在，在任何一个现在这样的时候，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星光冷冽，虫子们都睡着了，还需要风做什么呢。你起身，继续赶路，还是散步，还是瞎逛，这样你就可以制造一些风出来。你可以带一些风去附近的玄谈庙。它比你近，且你可以在那里睡个安稳觉。你困了。你可以有这种想法并且你通常不去计划这些，你走开了。从你附近走开，或挪开，或移动开，你为什么不去推动风？你听见一声怪叫。这是有可能的，要是你双手去推。但你的两只手只是插在裤兜里，那里面什么都没有，是空的。你即使在来世的路上也不会带上什么，即使风。不知道，也许既然现在已经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是确定的，你应该早点休息。你不应该只穿鞋子而不穿袜子。而无论你是不是穿着鞋子，应不应该，你都没穿袜子。那是一声什么样的怪叫，不知道哪来的。因为玄谈庙里的菩萨说，事情就这样成了。因为你是剩余的。因为对于这样的一种冷飕飕的无风的夜晚（下雪，还要再等些日子），那么黑，你在那里实在难免还是有些明亮。也就是说，你现在既然已经来了就没办法这么快消失。尽管你一定是感到了累，你还不

够。趁着你在步行中一边缓缓睡去，你最好去找到剩余的那些原因。无论如何，你不会没有原因而只是一种结果，那么天然。你没那么形而上。否则你老早就上吊自尽了。无论任何时候，还是现在，这件事情操办起来总归非常方便。附近山边上到处是树杈，枯藤，它们都够结实。又不是没有，当地，时不时的总会有那种勇敢，有胆气的。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女的偏多。你听不见但总不会没有听说过吧。你甚至亲眼目睹过整个流程。但这件事情你大概已经忘掉了。你大可以再去向那些群众打听。他们总能记得各式各样的事情。只要这些事情够稀奇，令人激动与普遍。他们口口相传，津津乐道，不放过对任何一个细节的打磨，更不用说是在哪根横梁上，山上的哪一株树木，是枫树还是后门山最大的那株古松，你是否记得。你从大马路上望去，它至少还有十间房屋那么高耸，她是怎么挂上去的。她又不是猫。还是从桥的左边还是右手边，栏杆第几个位置跳下去，还是说喝的是哪一种农药，老鼠药，是敌敌畏还是乐果，还是两者混合，双倍。他们必定如数家珍。要是你现在从这种线索开始从头讲述，那事情就过于繁复了，你理不清的。即使它在文字层面上仍是线性且平面。况且，它与你穿不穿鞋子毫无关联。

你穿着鞋子。在移动中你缓缓，睡去在一个冷冻夜晚的大马路上你挪动穿着鞋子的腿脚脑汁水位缓缓，下降你趋向平稳你默默念着你的传统老套经文在你太过陈旧的心里头。不再有什么沉渣泛起通体舒展仿佛一头起身俯冲的夜泉你滑行在干燥清爽的空气中，了无牵挂，下落下落你下落碰到树枝后反弹不知去向而你是知道的。你能看见。万物向你，展开朝你袭来它们是些什么。在暗淡全面积的光线中你看见一条卡其布蓝裤子一个开怀捧腹大笑红头发尼姑。一根鲜红色红领巾一匹拉长生殖器硬邦邦的马匹的脚掌上有一枚鲜锈钉扎特别巨大朝你刺过来你，躲闪了。是一次成功而轻巧的躲避是因为你练过那种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之类的杂技动作你不担心。即使紧跟着又有一头尖嘴仙鹤长着喙嘴朝你大力射过来仿佛要把你吞噬但你及时，气化为一阵烟雾。它什么都没捞到很快又返回成了你的坐骑就像一部手护拖拉机似的你把持着它那对掉毛的翅膀冲啊冲啊你命令它加速放屁以推动你们以光速前进冲入那光线的尽头中去你念叨着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拿妈大卵泡陀佛关公菩萨陀佛以及其它杂七杂八和尚道士神灵还是土地公什么的我无从知道，不在那里我，不知道。你缓缓关上眼睛，移动。你是能看见的。在黑暗中孤身一个什么似的你

视力超群。穿着一双解放鞋它有好的摩擦力你知道，你穿着鞋在缓缓。移动中缓缓昏头昏脑睡去你能看见。循着那些光亮你看见一个鸬鹚关着眼睛它在想什么以及它是什么以及无论什么它鸬鹚极了就停在路边那株炼树的树杈上你跳起来驱赶它也就像一头全黑乌鸦那样飞开了在消失前喷了你一脸灰白色的屎又黏又硬味道像石灰还是观音土你不记得了没有那种特定记忆没有没有没有全都没有他妈的。那些天兵天将都死哪儿去了不在晚上出来活动一定是隐身了你可知道你，无从知道。你听不见。但你能看见你无论一个什么摇晃着走在大马路上黑乎乎的一个什么它不是鬼也不是群众吐着猩红色长舌头双腿乱颠这是在干什么发神经十三点吗。举着一把红缨枪仿佛在闹土改抑或召唤什么怪物可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冬天大半夜的快要下雪但还没下的样子你不冷。也没力气通身冒着紫气摇晃着有时脚指头碰到一个像瓮那样的什么硬东西反复踢它踢它踢它，仿佛要把它踢死似的一边缓缓睡去睡去睡去尽量睡去让脑汁水不要晃荡不再晃荡它实在太沉重并且它需要保持平稳以便滑入睡眠你不知道。并且对此你全然无知，你走着。劈来劈去摇晃着但始终稳定仿佛一个不倒翁你是怎么做到的一边缓缓睡去另一边匀速谁知道？默念着大悲咒似的经文也不

知道要走去哪儿无论哪儿或只是走去不知所踪不知所终这类地方不知道天空和附近是在变得更黑还是在亮起你自然统统也不关心这些杂碎只是走着也没想起上吊的方法你实在太闲适。放松与涂炭你还有别的事需要展开吗要是记得你也是有魂魄的就藏在左胸廓第三四根肋骨之间已经从一粒蚕豆那么点小长到了拳头那么大你可知道穿着鞋子在移动中缓缓安全睡去你大可放心。是用不着担心的你知道无从知道这一切无非是一切是什么呢你没有那种对一切的全局记忆什么都不想记得就好像一个什么东西跟着影子在走夜路因空荡而无法深入到内部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一个洞黑乎乎没有底盘你从井口那样的洞口探入脑子看不见但能听见从内部传来的回声经文它们是一样的你能听见。因为只有你能听见这些空牢牢的咒语还是传统八股文鬼知道呢不要问我，我始终不在那儿。是你稀里糊涂摇晃着一边扩散另一边踱着自然步伐绕过一个路弯你看见。那些透明但总觉得薄弱的亮光在牵引你走去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不是这里是一种什么位置你自动走过去以为有一头夜猫在前头等着也是没有的身后也没有异形在追赶你没回头而只是睡去睡去反复睡去你是不可能睡着的而只是睡去在走去的旅途中仿佛丢失，你的讲述方式大概就是这样是吗你无法

进入深入探入是因为你以为你已经全都忘了而这件事情谁都不会知道即使假设你是全部你顶多也只是一种假设是不可定量分析的一种情况即便这个夜晚玄谈庙可能下起雪也与你念经无关南无阿弥因为世道便是经过一次大毁灭爆炸来的，谁知道？因为谁知道，谁就是你

（完）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 | | |
|---------------------|------|
| 1、《迴聲是迴聲是》 | 槐 樹 |
| 2、《一個藍色百事》 | 張 羞 |
| 3、《雙樞》 | 楊 黎 |
| 4、《和泰森打架 乘船上大學》 | 張萬新 |
| 5、《水城弟兄》 | 曹 寇 |
| 6、《散步史 翻譯》 | 張 羞 |
| 7、《詩選集》 | 趙誌明 |
| 8、《沒有一句實話》 | 鄧 興 |
| 9、《有病吧》 | 李真不弱 |
| 10、《堤岸》 | 張 羞 |
| 11、《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 張 羞 |
| 12、《玄談廟》 | 張 羞 |
| 13、《除惡》 | 林東林 |
| 14、《破銀河》 | 4:2 |
| 15、《聖·張長衫的講述》 | 張 羞 |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2 August All Rights Reserved 非賣品!



